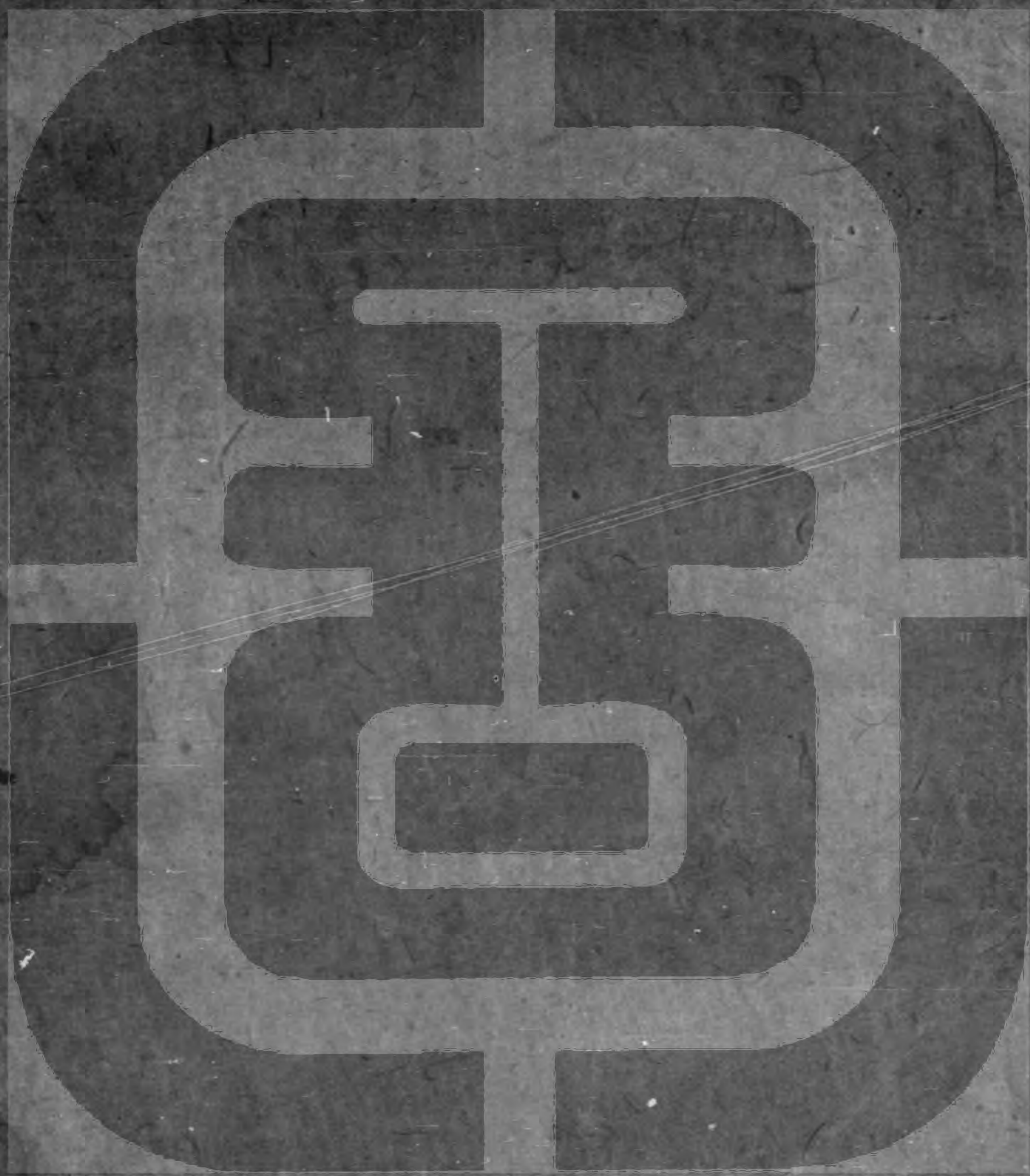


8

林西仲文集  
四本



丙子新鐫

晉安林西仲先生著  
甬上仇滄柱先生選

# 挹奎樓選稿

一選損齋焚餘  
一選吳山穀音

本衙藏板

丙子新鐫

晉安林西仲先生著  
甬上仇滄柱先生選

挹奎樓選稿



序

序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予謂文章之道亦然左盲作傳遷腐成史昌黎之貶潮州河東之斥柳州坡公之遠謫瓊海徃徃從流離困頓中發其激昂感慨之懷達觀任化之識天之所以造就才人者



豈偶然哉晉安林西仲先生少稟殊質  
績學嗜文登戊戌進士早以詩古文詞  
蜚聲都下始任新安司理丁未後退居  
建溪結廬治圃思優游泉石以大肆其  
著述甲寅閩逆起家罹兵燹田廬一空  
而身幾斃獄此遭際之一窮也既而間

關抵杭營書舍購典墳日與四方名士  
往來唱和一時藝壇鼓吹重振西陵不  
可謂非晉安之力甲戌嘉平祝融熾炬  
旅鳥焚巢此遭際之再窮也平時尚友  
古人不以貧窶介意獨是著書等身游  
經烈燄舉一切鏤肝琢腎覃思研慮之

文隻字不留人間則遭際奇窮抑又古  
今所罕觀矣乙亥夏日予請假還里訪  
西仲於吳山之麓方喜十年知交意氣  
如故而偃蹇淪落播遷顛躓之狀多入  
世所不堪者因愀然曰吾生平精力盡  
在詩文今神氣日衰流光不待昔年斷

簡殘編掇拾於煙塵灰燼之餘者予能  
為我進退甲乙俾苦心不沒於天壤從  
此亦可無憾矣丙子春予再過西湖取  
損齋焚餘十卷吳山敲音八卷嚴加存  
汰又益以近日新篇釐為一十二卷洵  
洋洋大觀矣乎先生於經史無不淹貫

又探竒於莊屈取法於史漢摹神於唐  
宋大家宜其才雄力厚品格高古而姿  
韻悠揚不愧當代作者向非數十年間  
迫之以患難坎坷鍊之以窮愁抑鬱恐  
有盡年華銷磨於仕宦經營人情酬酢  
之內亦安能激昂感慨一吐胸中之竒

而達觀任化超然與造物者遊哉文必  
窮而後工正天之篤於造就才人也別  
有莊子因韓文起古文析義行世領異  
標新每闡前人所未及故薄海內外咸  
奉為準繩其所以開後學津梁者又豈  
在左史韓蘇下哉

肯

康熙丙子歲季春望後甬江年家眷第  
仇兆鰲拜題於西湖舟次



自序

余向爲文懶不自惜成則輒棄其草及抱邾建溪七年方  
輯得損齋焚餘十卷未幾閩變原板被奪於兵幸而從孫  
常礎重趼請贖始得携入西泠又十數年再輯得吳山穀  
音八卷方謀流布不期甲戌之臘風燄大作萬室爲灰余  
身之不恤文於何有余嘗謂文之可存與不可存在作者  
得而主之至於能存與不能存則別有主之非作者所得  
與也雖古今作者鮮不以文之能存爲幸然王弇州有文  
章九命之說如果可信則余之畢生顛躓屢濱於危何必



非誤用其心自貽伊戚乎又當以文之不能存爲幸矣但私計數十年中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僅得此曼衍卮言聊以自寄今且景逼桑榆荼苦颺窮旦暮溝壑而此區區者如時鳥夜蟲本非有傷害于人世亦併罹掄刈根株不遺必至與負販之傭盲聾之夫碌碌同歸於盡而後已我罪伊何不無已甚是果出於命乎則又非余之所知也茲幸甬上仇滄柱先生 予告旋杭僦寓密邇因遍購舊刻兩集原本呈請刪定得文十二卷質之同里瀕水陳君陳君以藝苑之雄方守茗上篤於世好慨然減俸重鑄是皆於

余所不能存者而存之又安知前此之初厄於兵繼厄於火非有待於仇先生之明識與陳君之古道可以推擇而曲成乎斯文未喪天命不欺此中殆有主之匪可強也至於余文之可存與不可存海內大矣別澗淄而定驪牝者必有其人倘有教言余當端拱傾耳以俟

康熙丙子歲立夏日晉安林雲銘西仲氏自題



古文析義序  
韓文起序

古文析義二編序

莊子因序

勸當議  
禁投匿議  
禁輕生議

挹奎樓選稿目次

卷之一 議

徽州南米改折議

歙縣絲絹改折議

追借支錢糧議

詰盜議

訪拏議

禁投匿議

勸當議

禁輕生議

卷之二 序

古文析義序

古文析義二編序

莊子因序

韓文起序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南軒詩集序

朱子年譜序

徐巨翁忠節錄序

王陽明全集序

萊陽二姜先生建祠序

聖賢儒史序

天經或問後集序

聖學真語序

重訂感應篇序

重脩族譜序

洪氏族譜序

武平衛邑令左遷序

烏青文獻序

重錢五岳遊草序

送方翊霄入京師序

送王赤杼入京師序

送徐我剛遊蜀序

義興周貞女序

仁和沈孝女序

新安孝烈王葉序

建陽游節母序

卷之三

序

人文大觀序

今文短篇序

王人岳十三藝序

志壑堂後集序

南沙文集序

荆南墨農全集序

健松齋全集序

安序堂文鈔序

歲寒堂存稿序

蒿菴雜稿序

南牕文畧序

沈麻菴文集序

南窓艸存序

容居堂集序

桂蔭堂集序

塔江樓文鈔序

山輝堂偶集序

新安讞牘自序

損齋焚餘自序

吳山穀音自序

四書存稿自序

卷之四 序

新安賦序

葉星期詩原序

贈姚生選詩序

黃山詩集序

陳綠厓詩序

邵邈秀才詩序

邵是龍詩序

周生詩序

郭鞏侯詩序

素香堂詩序

梁琴洲邑令詩序

梁琴洲二集詩序

錢黍谷黃山詩序

劉在園詩序

俞嵩菴粵遊詩序

曾公望甲乙吟序

陸冠周詩序

周淳夫詩序

龔澹巖詩序

蔣曠生三山艸序

客窻秋興序

王東查詩序

涵清閣詩序

亦政堂詩鈔序

定林禪師詩集序

蕭峯堂集序

釋千石啞吟序

釋千石偈贊序

張文石雅音秘珍序

程隱菴鼓琴序

程隱菴譜詞入琴序

雁山記遊序

卷之五

題跋 贊

題朱夫子手跡大幅

題楊椒山手書冊葉

錢清谿遺稿題詞

卓氏傳經堂題詞

題馬伽沙國王畫卷

題董佺宰真蹟

題石園圖卷

題驅病足文

題吳右廉讀書賦

題蔣曠生伴鶴吟

題茅子純贈言冊葉

題羅補菴傳畧

題龔華茂傳畧

題王丹麓廣聞錄

題東臯堂詞集

停雲草題詞

愁城考題詞

問田集題詞

題蘇爾宣印畧冊葉

嚴視公印章題詞

題唐長孺摹印篆文

題如文上人募疏

題迴龍山募疏

蘊空詩集題詞

題周雨文聽鸚圖

書胡半菴寫經傳後

書郭二傳後

書李丐傳後

劉覺岸黃山賦跋

已上題跋

重刻朱文公像贊

童半顛存影贊

唐濟武小像贊

許裕卿故像贊

葉林屋像贊

楊履易像贊

癸卯小像自贊

丁巳小像自贊

戊午小像自贊

柴岸公畫鷹贊

獻花巖靈龜贊

已上贊

卷之六

記傳

一拂祠記

新安古放生池碑記

遊雨花臺記

古璋記

石蟻記

旅亭雷記

自塑小像記

損齋記

盜丐記

舟居記

二棄草堂記

王有一還金記

唐濟武篤友記

聞聲暗射記

異樹記

夢記

歎令異夢記

李帝侯殯友受報記

河神記

林四娘記

已上記

孝子何均傳

聖湖處士傳

何懋菴傳

蔡節母傳

野雲子傳

已上  
傳

何式公傳

已上  
傳

卷之七

書

上衛按臺

上孫兵尊

上宜撫軍

上劉臬臺

復徐藩臺

上李臬臺

上郎制臺

再上郎制臺

上張撫軍

上江蘇韓撫軍

復伊允陟

上黃傲菴給事

與官雪涓

復富雲麓內翰

復虞南冷先生

復伯兄道馭

復林臣岳

復張德生

復饒公搢

復童半顛

復黃爾聚

與蕭長源侍御

復蕭長源

與陳允宣

復涂萬年

復曹子壩

卷之八

書

與陳麗東叅軍

復張永菴別駕

答林名一

再答林名一

三答林名一

答鄭羽人

再答鄭羽人

三答鄭羽人

四答鄭羽人

五答鄭羽人

復黃赤巖

復劉覺岸

復戴型遠

與戴型遠

再與戴型遠

答應嗣寅

再答應嗣寅

復毛稚黃

與王丹麓

復黃憶溪太守

與丁勗菴

與楊空五中翰

與沈窳菴

與吳寶崖

復湯念平先輩

與唐濟武

復羅隨園參軍

與從孫常礎

卷之九

書

復武平令衛雲石

上湯潛菴中丞

復孫靜紫中翰

復仇滄柱

答丁葑園論著作

上杜肇余少宰



上王阮亭內翰

與林鹿菴

復林孟趾學博

報黎媿曾

復黃次辰冢宰

上王人岳大司農

與蔣曠生

與馮書巖

與曹冠五太守

上黃次辰冢宰

與畢淄湄刑部

復翁涓公銓部

與友人論婚

答友人代徵德政詩

答友人求改壽文

與壻鄭官五論八股

示壻鄭官五

與石潮和尙

與隱舍和尙

餽為霖和尙壽

報為霖和尙

再報為霖和尙

與偃亭和尙

復祖青和尙

卷之十

論說

雜著

祝文

壽文

三代取天下論

陽城論

已上論

周易爻象說

金生水說

配天配帝說

武庚管叔叛周說

尾生守信說

曾子守身說

閒情賦說

不應得為律說

已上說

儒對

新安賓館禁約

墨引

驅蠅檄

討蠹魚文

招隱操

已上雜著

辭徽州城隍祝文

辭齊雲山祝文

辭汪越國公祝文

獄中祀竈文

獄中觀音堂懺文

弔獄鬼文

代祭火神文

已上祝文

恭壽堂祝言叙

壽陳麗東參軍

壽張永菴別駕

壽顧且菴侍御

壽李偉吾

壽王母茅太君

已上壽文

卷之十一

祭文

墓誌銘

行狀

賦

樂府

總督中丞范公告文

左司寇鄭公告文

祭俞殷書文

祭戴型遠文

哭亡室蔡孺人文

哭亡女芳佩文

哭副室連氏文

代祭朱太淑人文

石潮和尚告文

已上祭文

通判張公墓誌銘

文學林宗石墓誌銘

吳宗彥墓表碑陰

已上誌銘

先府君行狀

先妣韓孺人行狀

已上行狀

絕奕賦

浙江潮賦

已上賦

結鞭子

王昭君

綠珠篇

猗蘭操

公無渡河

行路難

善哉行

二闕

艾如張

野田黃雀行

薤露

蒿里

擣衣篇

高軒過

天馬歌

已上樂府新聲

卷之十二

詩 詩餘

登陴紀事

白門治獄

采真篇贈野雲子

二首

贈別張永菴

已上五言古

會獵城南

憫旱

四芝歌

遊黃山不果

猛虎詞

老女行

白髮詞

嘲鳴蟬

松蘿真品歌

建溪行

贈別石潮禪師

送陳臧玉歸武彘

七歌

射虎行

贈皆山子

嘲虎俚

鬪雞行

四禽言

悲交難

醉時歌

和蔣文從西郊泛雪

述懷歌

贈羅隨園

壽柴夢霍

贈王丹麓

登梅仙山

已上七言古

偕友避暑慧林寺

渡錢塘江

越州晚泊

越州下錢鼎臣榻

客杭書懷

夢先子

已上五言律

庚子南園分試

二首

九日登梅仙山

二首

春興

四首

春去寫懷

二首

交春後大雪

二首

靜寄

自克

甲寅初度

丙辰初度

大雪往嵐下尋沅兒

柘浦下徐君培楊

過仙霞

重遊新安

苦雨

新安夜坐寫懷

遣使移眷寓杭

寄示內子携家入杭

新安解纜

戊午初度

題楊文伯園居二首

訓沈厥菴三首

禹陵

岳王墳

伍子胥廟

林和靖墓

十老吟十首

落花四首

落葉四首

秋聲

秋色

秋氣

秋光

蟋蟀

螢

蛙

秋燕

雞豆

西瓜已上七言律

題王丹麓罄宜園

存六首

題周雨文山居

存五首

雜詩

四首

擬古

四首○已上五言絕句

賞菊

二首

七夕

二首

清湖舟觸石幾碎

蘭亭

已上七言絕句

望江南

憶王孫

如夢令

菩薩蠻

二調

謁金門

點絳脣

二調

浪淘沙

惜分飛

蝶戀花

漁家傲

鵲橋仙 調三

天仙子

踏莎行

江神子

感皇恩

驀山溪

滿江紅 調五

念奴嬌

解語花 調二

萬年歡 調五

花心動 調二 已  
上詩餘

挹奎樓選稿目次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議

徽州南米改折議 已亥

徽郡僻處山叢地狹田少計歲入不足供三月之食居民仰給江楚纍纍肩挑歷崇岡重繭而至可謂艱矣攷南米西倉水兌二萬九千三百四十一石六斗向徵折色萬曆

年間每石定價七錢至明季增至九錢五分舊冊犁然可  
覈也順治三年因一時軍需告急遂改本色然以地不產  
米雖徵本色實輸折銀遞年議委官役領銀採買解司豐  
歉不齊價值難於畫一且其中雜費多端官役賠累往往  
有棄職捐生者在百姓輸米一石致有數石之費於公家  
總無銖兩餘贏徒使官役陷累不堪殊可歎也前本郡紳  
衿約里僉議願照漕米折例每石一兩四錢更酌豐歉之  
平外加四錢雖經前院題請部覆不行但此項曾經總  
漕蔡題定為各衛領運官丁安家月糧藩司派給糧單

兌領非營兵所需乃官丁自領安家之銀原不用米若折  
價解司給發可省解運種種勞費况照漕折一兩四錢之  
外更加四錢畱此餘贏以備荒歉補苴其於民生國計又  
不無兩利也

歙縣絲絹改折議

巳亥

丁絹之賦他郡無有即徽郡六邑惟歙獨徵攷故明舊額  
僅載銀八百兩每疋定價五錢解省議以街口司船稅八  
百兩抵輸民無與焉今改北解衣著每疋照順治十四年  
例定價三兩八錢計絹額一千五十三疋零該銀四千有

指查核通稱 卷之一  
奇矣。每疋包箱水陸使費一兩五錢。又該銀一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矣。是丁絹一項該徵銀五千五百八十兩有奇。較之舊額已浮六倍。查絲絹非歛所出。通年例往蕪陰機房紡績。備極勞費。近歛民凋瘠已甚。正項尚苦敲朴。何以堪此。况街口商船往來漸稀。八百之稅多不如額。此外別無補苴良法。然此絹在京估值不及一兩。上下何徒令此一方民有向隅之泣乎。倘賜題請照舊改折。解省轉輸於國。實無大損。而全歛有獲。甦之困矣。

追借支錢糧議

庚子

歛休二邑。正供之外。最爲累者。莫如近日行追借支一事。然使承追者。按籍而稽。有年分有數目。有項歛則官欠。追官民欠。追民役欠。追役何難。勒限歸結。茲查申報歷年一案。歛邑之借支也。晉省夙弊一案。休邑之借支也。速結侵欺。與通查積逋二案。又歛休二邑共案之借支也。在二邑當年弊端。實起於統徵統解。前後輾轉挪移。權濟一時。緩急遂致其後。透借溢借。彼此牽引。紛如亂絲。而經手官役存亡不一。無從徹底究詰。職每承讞。緡閱舊冊。未嘗不痛恨於作法之涼也。今四案內銀兩奉文急追。撥餉何敢別



有所請致延時日○但其中有支下年正項○作上年雜費者○有雜費無措○臥批在司未掣者○有將後項墊解前項而前項遇赦無從追補者○有一欸而四案並開者○有撒數既開總數又開者○該縣怵於考成○按籍敲比而應比之人○除逃亡死絕之外○皆僅存一息○奇窮無賴○往往虛指山地房屋○報人承買○由親及疎○殆無虛日○甚至造作偽契○或持他人遠年廢約○皆可以借公遂私○遍行漁獵○迨稍拂其愆○然後聞官究追○故凡奸民之有嫌怨者○皆以此互相報復○而井里騷然矣○亟請勅行清查四案內實欠若干○應坐何人名

下一面嚴比撥餉○餘着另造清冊詳核○題請蠲豁○仍飭該縣不得殃及無辜○此誠救焚拯溺之舉○刻難緩待者也

詰盜議

庚子

詰盜之難○非難在盜而難在被盜之家○捕盜之役○與夫報盜之員○何也○盜死獄也○問賊問械○問窩問黨○必得實而無疑○爰書始定○被盜者奔命廢業○以應庭質○有經十餘年而不結者○其間無名需索○遠涉糜費○破產難支○或往往諱而不報○或改強為竊○報而不實○有司既怵於令甲之嚴○又憚於掩捕之艱○亦不願其報聞盜風之熾也○則被盜者之

過也盜之就擒責在捕耳乃捕多資巨盜以爲生坐享月  
錢相爲狼狽摘發非所願也間有既逮其人或賄而遣之  
既搜其贓或利而匿之以致真盜真贓俱不可問甚而巧  
借盜口以復私仇誣指盜親以圖挾詐地方從此擾擾矣  
盜禍之延也則捕盜者之罪也典史巡檢二員分掌城鄉  
捕務凡獲盜則取供報縣每有鍛煉迫脇多方扳指以浚  
利源今日典舖寄贓明日富室窩盜紛紛勾攝稍拂其慾  
則羅織文致之及大獄既成後雖有明允之官亦不免惹  
苴之惑安敢遽爲平反前後異詞紛紜莫結盜案之亂也

則報盜者之辜也凡此數端弊雖各出而害亦相因詰盜  
之難如此惟責捕役之廣緝而察其奸謀禁下員之取供  
而督其具解盜禍不延盜案不亂爰書之定屈指可俟卽  
將來被盜之家亦知無所甚累或不至苦於報聞者盜風  
可以少戢矣

訪拏議

庚子

懲惡常典也付之有司足矣乃有惡之大者如光棍之劫  
制衙蠹之憑藉積歇之交通訟師之刀筆水黨之捃拾土  
豪之武斷人不敢訐官不能問故有訪拏一法然此數者

名號雖別非互相狼狽亦不能獨售其好茲者令甲首  
嚴光棍而衙蠹次之積歇又次之訟師水黨未有條例至  
土豪則戒不得問輕重之間皆有救弊深意顧奉行何如  
耳夫光棍聚黨橫噬官民側目殆不數見無待論已惟衙  
蠹爲衆惡之總而實繁有徒誠非訪拏之所可及凡經訪  
拏者皆非真蠹以從來訪拏僅及州縣至府廳而止耳若  
司道以上則皆南陽不可問此大弊也攷順治十四年有  
姚科長一疏言司道以上巨蠹蟠踞之狀頗悉奉有俞  
旨今將四載矣而天下之大終未聞摘伏一人蓋以真蠹

必不可訪拏故也真蠹既不訪拏而上下衙門猶且因循  
故事遞相飭取勢不得不以竊脂鼠輩應命夫以人不敢  
訐官不能問所立非常之典乃頻加之竊脂鼠輩以示風  
力上下相蒙誠可哀也且也真蠹盤踞上司不特避訪拏  
之患又反操訪拏之權往往顛倒媒孽因以爲利其所屬  
胥役咸仰鼻息媚奉以結其歡可幸無罪間有奸頑之尤  
自知不容於衆惟買克上司名缺即可晚蓋而駕輕就熟  
益無所忌嗟乎若輩城社之依肆志如此不加痛剪何以  
芟稂莠以植嘉禾乎近奉新例有蠹不覺察官至削籍之

行在司道以上自行覺察似亦不損威重但覺察亦未易  
言凡有大奸者必有大才或飾小廉以掩其主之明則不  
能覺察或効小忠以中其主之欲則不願覺察或通小利  
以持其主之短則不敢覺察是所賴於埋輪者之廉明自  
命不忌鼠器耳雖然猶有慮未訪之先摘發不密當訪之  
時具獄不速既訪之後比賊不嚴是欲鋤害而適以滋害  
何也真蠹上下樹交連環呼應稍有漏言非遠竄異方以  
累鄉保則營求當路以行請託惟先逮其人而後廉其事  
則未訪之先無慮矣猛獸在檻穿而迫視者亦震懼焉以

畏之者素也受真蠹之荼毒者敢盡言於公平况重貲可  
以釋怨羽黨可以解紛良懦至此當不以前此之剝膚爲  
憾而反以後日之庭質爲困矣惟秘罪欸以絕其謀嚴推  
按以防其私速爰書以蘇其累則當訪之時無慮矣罪以  
賊坐賊完而罪決此定例也蠹既坐罪自分不免每每借  
端久延徼倖待赦或虛指產業扳報承買其禍較之平日  
尤甚惟止坐追本蠹按期勒償不爲少假鞭朴卽斃之無  
恤焉則既訪之後無慮矣三者既得庶真蠹可以訪拏卽  
積歇訟師水黨無不可以此意通之若徒因循故事端施

之竊脂鼠輩命曰訪拏誠不如其已也

禁投匿議 甲辰

律曰凡投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官司受而爲理者杖一百所以杜隱禍之中傷法至嚴也新安弊俗與人

有卻輒瞞其陰私詭立姓名投牒於官或盜他人姓名具告張皇撫拾連及婦女及庭讞無人質認事方得釋彼受訐者奔命之勞勾攝之辱無名之費固已備極難堪而卒莫知出於誰手此風休寧最甚歙縣亞之使有司留意禁戢不難立止乃有司之所利者投匿也往往先拘受訐之家羈置囹圄以待兩造具備若投牒者不出則罪之曰爾其指令逃匿也到案者不承則罪之曰爾其私和改悔也有司豈不洞察顧不得所願遽欲請銷談何容易甚至本無投匿之人而權蠹奸歇表裏作僞擇肉而食矚殷懦之陰私別借殷懦姓名摘發獻媚有司自投自理於斯時也權蠹承拘奸歇包攬反置身局外代爲幹旋橫獵暮金共沾餘瀝而兩家一時俱困故凡有中人之產者皆惴惴然有不能終日之憂矣惟嚴行郡邑令其設立代書受牒之時細爲稽核方許受理如投牒之人不出其受訐之家終

不得問懸示戶曉倘有官民故習未改一經發覺按律以繩其後不爲少賒庶可以大創乎

勸當議 甲辰

徽民有貲產者多商於外其在籍之人強半貧無卓錫往往有揭其敝衣殘襦暫質升合之米以爲晨炊計者最爲可憐然巨典高門錙銖弗屑於是有短押小舖常收此等窮人微物或以銀押或以錢押或以酒米押隨質隨贖民稱便焉近有無賴奸民生端詐噬稍拂其慾則誣控上司不曰某家私典則曰某舖漏稅在上司爲國課起見勢不

得不批行查問而承讞者又以事起有因難於平反遂致視爲畏途紛紛告歇而窮人之仰哺者將絕其求食之門嗷嗷待死耳惟於典舖中分爲三等貲最重者爲上則一家獨餉貲稍輕者爲中則兩家朋餉貲最少如短押小舖者爲下則三家共餉未爲定例併嚴禁當官陋規倘有發覺惟地方官是罪庶彼得恃以無恐亦裕國賦遂民生之一端也

禁輕生議

丙午

人命至重也故律於七殺之條權其重輕不爲少假乃徽

人獷悍好氣每遇小忿或飲毒投縋墜樓奔水窺其意以爲一死之後可以甘心於讐對不暇再計也而親黨又思因以爲利不但無有阻之且從而速之計每歲不下數十人或私和告息或官斷燒埋刁民得志轉相倣倣凡遭假命者始則有搶掠之禍繼則有衙官相驗差役勾攝之費而守候跋涉種種無名之需又其餘毒不可限量及爰書甫定而家計已蕩然矣此風六邑皆然而黥縣爲最雖屢經示禁無奈習俗已錮難於痛除惟請勅行各縣每歲預置棺木若干凡遇人命訟牒本日印官親往相驗不得遣

委衙官致滋弊竇除真正人命具詳發審外一切飲毒投縋墜樓奔水等項卽以官置棺木盛貯然後取具地方件作甘結及該縣印結申報立案毋斷燒埋以長刁風倘有扛屍搶掠之徒嚴治罔賒使知死者不能施其毒生者不能遂其貪則此風當不禁而自戢每歲之中可以活數十人之命併可以全數十家之產矣若將來法久弊生或不無真命行賄隱匿重傷印官利令智昏扶同具結則當聽屍親自具如虛反坐甘結仍別取干証一名立開棺見屍認狀粘詞上控弔棺親檢如果係真命當抵告証免罪而

官役自有枉法受賍新例一併疏題究明立置重典不  
然原告坐誣之外而干証復有開棺見屍重律法在必行  
懸示通曉彼見假命居奇有害無利亦何苦越控長刁自  
干明禁乎此救弊補偏要着不可不講然亦千百中之一  
二也

挹奎樓選稿卷之一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序

古文析義序 壬戌

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所謂甚者以穿鑿附會失其本旨  
耳後人不明此意往往爲鹵莽者藉口然南村詩云奇文  
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若不求解則疑義之析也何爲乎是



故古文篇法不一皆有神理有結宐有關鍵有竅卻或提  
起或脫卸或埋伏或照應或收或縱或散或整或突然而  
起或咄然而止或拉雜重複或變換錯綜亦莫不有一段  
脈絡貫行其間學者憤憤於此祇記取數語活套可以攙  
入八股制藝者便自稱學古有獲如此雖白首下帷何益  
甚而坊本中評註紕謬以訛傳訛致千古作者苦心理沒  
塵坳尤爲憾事余自束髮受書卽嗜古文詞時塾師亦僅  
取坊本訓詁口授然余終疑古文必不如是作在後人亦  
必不應如是讀也比長偶取一二篇逐句逐字分析揣摩

反覆涵泳遂覺古人當年落筆神情呼之欲出狂喜竟日  
而後知靖節所謂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是會心實歷語  
則不求甚解者正所以深於解矣所註南華業已刊行問  
世嗣杜門富沙七年如左國史漢及唐宋諸大家俱有手  
註鈔本寅卯閏變悉蕩然沒於烽火中片紙不可復得近  
客西湖日與二三好友相過談文不異南村晨夕嘗歎古  
人所讀其書具在非有秘幻奇詭不可得見者而今人不  
能效古人之作乃今人不能爲古人之讀耳因取坊本撮  
其要者字櫛而句比之篇末各附發明管見以課子弟適

潭陽友游子六抵杭見而喜之○慙患授梓○余思前此富沙  
註本以未經行世因致滅沒不存○今老矣此區區者亦年  
來丹鉛精神所寄○或可爲學古津梁故不能無雞肋之戀  
顏曰析義取陶公疑義相與析之意○然從前坊本評註謬  
誤靡不駁正○以免穿鑿附會之失○卽謂之不求甚解可也

古文析義二編序 丁卯

古人奇文能盡讀乎○曰不能○古人奇文不能盡讀○猶當世  
奇士不能盡交也○然不能盡者存乎勢○而必欲求盡者存  
乎意○意有必至如當世奇士爲見聞所及○不憚延頸舉踵

以氣類爲招與之○輸肝膽抒情愫○必有相引以爲知己者  
又非勢之所能限也○古人之有奇文在千百年中○其精神  
不可磨滅原與生於吾世無異○乃讀之者茫不知其命意  
之深○寄意之遠○措意之巧○抒意之工○譬求友者千里相遭  
一揖遽別○尚未暇通姓氏○輒詡詡於人曰○此吾知己也○友  
其許我乎○余性惛愚○不適於用○舉世人汲汲若將弗及之  
事○悉無所嗜○惟恒設一虛願○以爲人生斯世○不可不讀盡  
古人奇文○交盡當世奇士○入杭以來○凡海內文章名宿○命  
展西湖者○率不于棄余雅○不談世務○每促鄰間○未嘗不取

古人奇文相與剖析辯難以爲歡笑此外則扃戶呻吟焚膏戊夜非不知吾生有涯充棟汗牛勢不能盡然必欲求盡以終老焉如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各行其意亦不自解其所以然也前此析義之刻既謬爲海內許可嗣枉顧者無不以二編爲請而余姻婭葉子宗之牙籤頗饒復假余館俾得廣搜前編遺佚余以嗜古技懷縱目其中探索揣摩寢食俱廢凡有命意之深寄意之遠措意之巧抒意之工者靡不以管窺之獨得釐正俗解傳訛務期千百年來古人精神與余相遇於寤寐間如引當世奇士以爲知己

與之輸肝膽抒情愫而後快其所得文較之前編尤盛雖余尚友之虛願未遽止此而採英擷華是亦食雞跖者不必全雞已盡嚼全雞之味矣海內讀古者持此以合諸前編庶無滄海遺珠之憾乎

莊子因序

癸卯

余支離成性不爲事物所宜於莊爲近故少而好之久而彌篤稍長涉獵佐門諸書私念人生地上寓也其與幾何逍遙寢臥於無何有之鄉一笠一瓢此生之事業畢矣戊子以來歷今十有六載其間天損人益之游加俾畏人之

鷓鴣難以自遂。不得不智效一官。舍鵬飛而從鷓笑。自是以後。爲樊雉爲廟犧。爲雕陵異鵠。求其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此其難者。故有甚憂。兩陷墮。螭不得成。陰陽之食人。與金木之訊者等。吾友邵是龍。善於莊。案牘之餘。爲余談及。余聆之。若昆弟親戚。警欬於藜藿。鼪鼯之逕也。急索書。竟讀之。則見見聞聞。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矣。夫虛已遊世人。莫能害而流遁。決絕爲大道所不出。則今日之余。禍福淳淳。相與爲風雨寒暑之序。舉不足以滑成。斯其所得於莊者。固不在區區筌蹄間也。但大道日漓。去古漸遠。譚莊之

家自郭子佐以後。言人人殊。究爲魯遽之瑟。無關異同。使人徒受其黷。闇適得恠焉。余考證諸本。參以管見。櫛比其詞。彙括其旨。惟因是因。非因非。因非因非。是以治莊之道。讀莊之書。求合乎作者之意。而止。異日者。驪龍未寤。腐鼠已捐。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將手此一編。以質於大莫之國。若謂漆園功臣。漆園罪人。呼牛爲牛。呼馬爲馬。余何斬乎。而人善之。而人不善之。邪。亦因之而已矣。遂以因名。

韓文起序 癸酉

余童年負笈鄉塾。見制藝中。有用韓文詞句。人輒喜之。因

購一坊本以爲中郎枕祕按日所受於師者既成誦卽發而潛玩不令諸學童聽觀塾師疑余汎覽有妨舉業伺而欲攫之戒以夏楚旣而攫去則韓文一部也大笑而罷余因摘所疑質問覩縷聘貽噤不能語良久恚且罵曰古文不過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攷入制藝足矣何深求爲余進曰制藝卽古文變體昌黎當日起衰恐不是竊前人詞句攷入篇中而八代之衰遂能起也長揖而退塾師慙駭彌日嗣余反覆探索斲有所得卽作蠅頭小書逐段逐句分記於各篇之內常恐有免起鶻落少縱卽逝之虞不憚一

夜十起如是者有年漸覺鄙見日新積疑盡釋諺云故書不厭百回讀又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良有以也所錄橐本亦不輕以示人間變之後與所註羣書一時俱沒然幸此書習之最久猶歷歷可記憶所登古文析義前後編常以額限爲憾近養疴西湖杜門三載復取唐書磨核俾全集中一人一事悉有原委攷據加以篇末總評發明全文大旨亟命余子沅校錄問世因以起衰之義額之曰起夫昌黎生八代之後顧於波流葦靡中能自樹立屹然不仆是衆人皆不爲而獨爲則所謂起者有振起之義焉余不

扶登樓選和 卷之二 六  
佞有宋穆伯之好。謬取家誦戶習之書。掃盡俗解。傳訛獨  
據。管窺一得。是前此未曾有。而始有。則所謂起者。亦有起  
起之義焉。海內君子。若得是編。當見韓文堂奧。必能於剽  
竊詞句之時。溯流窮源。湔滌故習。慨然自命。以爲一代作  
者。是古人不可學而可學。則所謂起者。又有興起之義焉。  
知此三說。思過半矣。起之時。義大矣哉。是編也得晉江黃  
子定。可以冰署餘閒。究心史學。考證辯難。必極其毫髮無  
遺。然後已。而新安王子殿揚。家學有素。復以系出觀察王  
弘中。燕喜亭滕王閣二記。及神道碑銘。祖德攸關。慨然減

貲。倡梓均賴。其相與有成也。因併書之以誌不忘。

宋名臣言行錄序

壬寅

是錄也。乃紫陽先生繼綱目而作之。微意也。綱目起自周  
秦。以迄五季。歷千三百六十二載。其紀事書法。固已上接  
春秋矣。然以身生宋室。國史未昭。慮後之執簡者。或有見  
聞異詞。令往哲之嘉懿弗彰。亦有心斯道者之責也。故彙  
集八朝名臣言行。一以見當代臣子立朝蒞政。咸班班可  
觀。一以見忠厚開基。規模宏遠。其臣如此。其君之行事。從  
可推矣。至南渡以後。李幼武氏復採忠孝理學諸君補之。

以爲一代全書。是又紫陽一功臣也。鑄傳已久。近與綱目俱弗戒於火。余不敏。叨理新都。敬從其裔孫烈之請。先爲付梓。而綱目且將次第重鑄。譬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者。必先配林也。後之學者。得覽茲錄。大而夔尚勛。名孔孟學術。悉階於此。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效法觀摩。不特紫陽與太平老圃之深意以傳。而宋代三百二十年諸名臣之經濟學問。得藉不朽。卽千三百六十載之史學。賴有統緒。其有裨於名教。豈少哉。

張南軒詩集序

甲戌

詩學高深無際。古今爲詩代不一法。而衡詩者。又言人人殊。學者常以無所取衷爲憾。余嘗謂詩通於樂。故樂章皆詩。此聲音之道。所以治性情也。謂之詩教。吾儒上下千古。誦詩知人。亦爲其性情所寄。不可以僞。若徒獵取餽。推敲刻鏤。不由中出。是爲漢魏三唐牛後。詞雖工。無裨於學術。不足道矣。宋儒張南軒先生。史載其穎悟夙成。勇於從義。嘗自奮厲。以古聖賢爲期。作希顏錄。蓋以顏氏子之學。不遷不貳。皆從性情中得力。而用舍行藏。獨與聖人爲徒。其用大也。註述諸書。皆有功於聖學。世咸知之。至所爲詩。

則又觸景成吟借題抒寫默契道體而平日之躬行實踐亦無不旁見側出有原有委悉節之以和平之音冲淡之詞絕不斤斤於漢魏三唐陳迹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卽此而推則知先生當日入殿對揚危言切直而非激於意氣守郡條教隨事開曉而不涉於安排大抵本於義之所當爲而發於心之不容已謂非從性情中得力而能爾乎昔顏氏子聞尼山焱氏之歌端拱還目得損益始終之訓遂不至造大造哀詩通於樂聲音之道甚微而爲功於性情甚大得此意而推之邦國方可以舞韶放鄭爲一代

治化之資用舍行藏本無二致卽謂先生之詩爲先生希顏之學垂爲詩教可也茲值兩浙大中丞張公以一代真儒主持學術旣葺祠宇用光俎豆復命鐫其語錄及是編行世而先生十九世孫會如方鐸杭郡庀工較訛精勤靡懈可謂克承先志矣余願讀是編者味其立言本旨以先生之學爲學自治其性情勿僅作詩觀也則古聖賢未嘗不可自期庶無負申丞公表章之意與其後人搜輯考訂之勞也夫

朱子年譜序

癸酉



紫陽夫子續孔孟道統之傳所著述迄今數百年學者童而習之白首猶不克盡此人所共知者然其力學精進或出或處必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行道明道指歸七十年中生不徒生死可以死則又非著書以自見者所能髣髴萬一也宋末諸公譜之以年合諸勉齋所狀可謂詳悉惟是夫子歷事四朝君相薦名不一而在朝不過四十六日卽在外九考亦不能究其措施甚至姦黨或指爲迂或斥爲僞人皆惜之而莫明其故愚竊以爲三代之後迄於漢唐皆分儒術治行爲兩途間有勵精致治大約雜以

霸功苟且遷就絕不問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說其所由來久矣况當南宋王業偏安寇氛壓境日不暇給以陳同甫之才識猶不免畸重事功躋漢唐於三代與夫子爭辯不合他尚何說哉不知內聖所以外王萬世之常經卽救時之急務夫子前後陞對區封危言激論無一非雪恥復仇至計實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若一時君相稍以私意利欲參涉其間必不能親賢遠姦培國本以鼓士氣諸勿具論卽如切指韓侂胄之姦且數白之趙汝愚以引入政府爲戒而光宗念其私勞非失之不能正心乎汝愚幸其

易制非失之不能格物乎。捨攘震虢之秋，尤非苟且遷就。可以自奮此則其彰明較著者。要知夫子內聖外王之學。總在辨析理欲關頭。體用合一。其出處用舍。孔不能必之。魯衛孟不能必之。齊梁三代而下。道大莫容。其致一也。讀茲譜者。能以夫子之學為學。再從事於所著述之書。則百節迎刃自解。真儒善治。或可得而再覩。此世道之幸矣。

徐巨翁忠節錄序

諱應鑣。宋恭帝德祐二年殉節。

綱常為世道之柱。維吾儒讀聖賢書。知大義在天壤間。本無可逃。宋末臨安徐巨翁先生。廁身太學。以聖賢為師。乃

真儒也。元伯顏兵至。先生誓死報國。夫人方氏以殞身。蓮沼為倡。子琦崧二君暨女元娘。相從溺井。忠孝大節。雖僮豎亦知之。但所云朝廷養士三百年。似專指太學而言。前此關閩濂洛之盛。悉本崇儒治化。毋論已仕未仕。大義總無所逃。且是年元制人為十等儒。列娼丐之間。世道之變已極。人道之滅。幾盡道存。與存道亡。與亡故不惜以一身。一家為千古綱常之寄。非有迫於勢。非有慕於名。非有激於氣。成仁取義。其心安焉。越數年。孔聖貶為中賢。而太學鞠為茂草。尤甚於暴秦之焚坑。始知先生於此。兼為斯文。

抱○痛○以○不○及○見○為○幸○未○可○徒○執○魯○連○蹈○海○之○言○例○論○其○迹○也○余○嘗○按○文○信○國○死○於○至○元○十○九○年○其○答○王○積○翁○有○黃○冠○歸○故○鄉○之○說○人○或○疑○之○不○知○焚○毀○道○藏○作○妖○書○以○詆○昊○天○上○帝○乃○十○八○年○之○事○信○國○欲○擇○其○所○棄○者○自○處○以○明○此○身○必○不○容○於○元○世○之○意○而○衣○帶○則○書○孔○孟○之○言○亦○取○其○所○棄○者○為○絕○命○詞○以○謝○先○聖○而○示○後○學○與○先○生○之○死○俱○於○忠○節○內○寓○衛○道○之○深○心○古○人○措○意○其○不○易○明○類○如○此○先○生○裔○孫○洛○咸○上○扶○二○子○有○支○行○卜○地○移○祀○曲○盡○崇○先○之○勞○可○謂○克○知○所○務○諸○鉅○公○序○之○甚○詳○故○余○獨○推○言○其○所○未○及○云

王陽明全集序

關○閩○濂○洛○之○後○談○理○學○者○無○如○姚○江○良○知○之○旨○挈○其○大○全○然○須○會○得○良○知○非○尋○常○知○識○湛○然○廓○然○無○知○無○不○知○故○謂○之○良○經○濟○文○章○俱○不○出○此○其○實○至○此○亦○無○安○著○處○此○千○聖○相○傳○心○法○也○吾○儒○徹○上○徹○下○之○功○止○此○一○事○所○爭○者○純○與○不○純○之○別○而○已○余○少○年○受○書○時○聞○塾○師○言○吾○儒○所○學○在○為○文○章○以○取○科○第○已○耳○筮○仕○後○困○阨○顛○躓○皆○非○人○意○計○所○及○知○此○身○之○外○無○一○可○恃○遂○汎○覽○二○氏○經○典○奮○然○有○出○世○之○思○然○終○以○棄○絕○人○倫○為○疑○因○反○求○諸○關○閩○濂○洛○之○說○不○得

要領迷悶日久。既而讀陽明先生全集。反覆辯析。總不出  
良知大吉。而後渙然悟吾儒所學。在此一事。且當下具足。  
不假外求也。故歸里後。遯跡建溪七年。不復作出處想。耿  
逆變亂後。幽囚四十有八月。就戮者三。不復作生死想。泊挈  
眷武林。扃戶讀書。四壁蕭然。不復作饑飽寒煖想。但此心  
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往。往往旋得旋失。  
乍合乍離。不能自必。始歎用功淺深之數。有不可強矣。癸  
亥夏杪。余同年友姚江俞君嵩菴。以宰從化時所梓陽明  
全集見示。余讀之。乃二十年前所揣摩者。今且老而故我。

今我不能無大異焉。對之未嘗不面熱汗浹也。惟是嵩菴  
當宰從化。甫下車。卽以是書教人。則其爲治可知矣。宰從  
化未幾。遽值烽火。搶攘七邑。不失則其平日得力。尤可知  
矣。然功貴於純。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  
無得失離合之異。宜必有道處此也。嵩菴有得於此。是於  
無可用功處用功。卽謂一身紹良知之統。可也。豈僅傳其  
書已哉。於其屬序。因書此以還質之。

萊陽姜二先生建祠錄序

給諫諱塚  
大行諱垓

明季人才進退。其大柄悉歸羣閹。懷宗首鋤魏璫。自矜英。

斷謂可以制其死命而用之而不知適爲羣閹所用時在  
位諸臣有皎皎自好者復分立門戶互相傾軋往往直言  
似讒危言似謗有激之言似懟風聞之言似誣皆英斷之  
主所深疾而不能姑容者以故羣閹得以從中構扇惟所  
欲爲賄賂公行廉恥掃地有自來矣周延儒賂大璫曹化  
淳而入閣賣官鬻爵祇爲羣閹効鷹犬以填壑慾及得君  
寵而輕之遂爲傾陷賜死利盡故也姜給諫欲開言路疏  
論延儒實犯羣閹之忌所以上怒至不可解大行請削崔  
阮題碑亦謂魏黨必不宜進用羣閹惡傷其類若非變名

走匿其能免乎在懷宗以舉朝重臣無一人可以托國素  
所狎習者惟閹路馬不齒器鼠不投凡忤閹者卽爲讒爲  
謗爲懟爲誣皆置重典不知舉朝未嘗無人但得侍君側  
者非媚閹無以爲進身之路非贖貨無以爲媚閹之資非  
罔上行私無以爲贖貨之計賢路旣塞民困盜興此漢唐  
亡國覆轍亦無不然也厥後化淳獻門迎闖猶矜言富貴  
尚在此輩全無心肝不足爲怪而給諫至易代瀕死不敢  
廢命葬敬亭之麓使死者而復生親見其事追思平昔之  
倚任如彼刑戮如此又不知當何如悔恨也嗚呼晚矣虎

丘俎豆欲使千百世而下爲人主者宜早辨君子小人之  
用心廣開言路尤不可使闈寺預政以階必亡之禍區區  
英斷總不足恃非徒爲二先生之大節足光祀典已也

聖賢儒史序

史乘記載詳而能覈者罕有成書後人採輯牽合益多闕  
畧謬誤有志之士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而追溯於千數百  
年之前其爲日遠矣烏從補葺而釐正之他不具論第思  
平日所誦法者尼山一席而下莫如從祀諸賢及歷代理  
學諸儒爲古今道統攸屬顧令其人其事一付諸疑則傳

疑不可謂非吾鄙憾事然而學不博則無從叅討其異同  
識不精則無從決擇其當否功不專則必以他營紛馳因  
而奪其力志不篤則必以歷久怠廢罔以底於成以故前  
此千數百年中雖有從事於補葺釐正欲蘄其詳且覈焉  
蓋若斯其難也西陵王子艸堂系出姚江體羸多疾謹交  
游下帷刻苦學識日充不求聞知於世而譽望益隆初爲  
中丞范忠貞公賞識有賢良之褒嗣康親王以大將軍  
奉命南征廉其文行賜袍優禮人咸榮之而艸堂益自  
下養晦力疾著述爲斯道干城之寄其功其志亦已槩見

所著性理八書內有聖賢儒史若干卷自尼山以下凡從祀諸賢諸儒事蹟用子長孟堅作史之法分而為列傳為贊為年表為論辯為志或採諸舊傳或出自獨斷莫不有原有委縷析條分俾千數百年中見知聞知若合一堂無從前闕畧謬誤諸病計引用書目百有餘種搜輯考訂無間寒暑者垂二十年非學之博識之精功之專志之篤安能詳而且覈若是者乎表章往昔開示來茲實為宮牆俎豆之光不但為則古稱先之助謂之良史可也謂之真儒可也讀是書者當有定論矣

### 天經或問後集序

漢儒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無所弗該其有象可見者謂之天文乃天之一端耳天文中可按象推測以定吉凶者謂之占驗又天文之一端耳世人終日戴天不知天為何物而談天者流又專執占驗管見輒詡詡自矜獨得不思天地萬物皆吾儒性分中所有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真儒之學也吾閩游君子六從事於性命之學有年不求聞達於世超然有會於道之大原曾著有天經或問一編博徵羣書自抒獨見識者推為一代真儒久矣余向

寓建州頗有志於理學嘗以得遇名賢得讀異書爲快每  
晤子六未嘗不傾倒累日以其所學大非尋摘章句者所  
能索解而子六亦以爲世人不可莊語故娓娓樂爲余言  
焉嗣余遯跡西湖浮沉市肆中碌碌俗緣所見所聞大率  
較論八股爲獵取科第梯航不則或誦習詞章倡和以博  
聲氣卽有力矯其弊者亦不過屏絕外營以爲天地萬物  
無與於已澹然自足而止耳每追憶嚮日與子六傾倒時  
相與探圖書之秘究性命之源極天地事物之變揆鬼神  
生死之機不可復得未嘗不以名賢難遇異書難購爲歎

惋也辛酉三月子六自書林來杭訪余於客邸握手傾倒  
間復出所著天經後集相質其中曆法躔度歲差以及理  
氣性命奧旨一切山海人物生死變幻可疑可愕之事無  
不引證明確解惑辨謬一準諸理之不易以補前書所未  
備且語語主持世教今國家文治聿興理學正諦當漸  
明於斯世子六其持此書以應當宁旁求宜必有合乃  
別來數年頭顱未改僅以此自見於風塵間何可勝惜然  
大道當明必俟運會所至以數千年來未發之蘊獨待子  
六闡揚靡遺且得嗣君熊熙燕照等服膺庭訓詮述後先



則鬼神亦未始無意於其間也。昌黎不云乎？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蘭臺石室，圭竇筆門，端不能爲真儒，分加損矣。若夫書中之理，余所欲言者，皆子六所已言，又烏能多措一詞哉。

聖學真語序

世儒粗治六經，用以作制藝取科第而已。間有自疑末後一着無歸宿處，聞緇黃者流從而求之，此世俗所謂卓然者也。若俛然不知性命之學，春花秋草，萎化同盡，則又比比而是矣。不知聖賢垂訓，原未嘗有不盡之義，必待乞靈

於貝葉丹經而始得之也。西泠毛君稚黃著有望學真語

二卷，謂盡倫常者完性命，以完性命者了生死，其豎義精

確於六經四子之蘊，披剔靡遺。乃世儒或疑倫常肆應有

妨於性命之清虛，不但未諳當然之理，亦未悉此中用功

甘苦之數也。夫人當抱膝獨處時，高談大道，誰不以古聖

賢爲期哉？迨置之紛擾之場，則亂矣。投之利害之交，則又

亂矣。更驗之於夢覺之際，則尤無不亂矣。生、死者，人之大

夢覺也。若平日寂處而定，遇物紛如，到頭撒手，無可着力。

惟於倫常中日盡其所當爲，使身心觸處盡受煅煉，則澄

治○皆○真○物○不○能○亂○直○至○動○靜○如○一○利○害○不○移○之○後○而○此○山○  
廓○然○入○障○皆○空○無○分○夢○覺○豈○有○生○死○夫○子○云○未○知○生○焉○知○  
死○者○蓋○欲○人○以○生○死○之○故○理○會○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耳○  
稚○黃○子○所○見○若○此○皆○平○生○實○歷○語○其○於○性○命○得○力○可○易○量○  
哉○是○書○出○當○使○志○士○不○迷○作○聖○之○途○而○國○家○得○收○真○儒○之○  
效○矣○讀○者○幸○勿○作○文○字○觀○

袁雪山訂感應篇序

庚戌

余○與○雪○山○同○領○戊○子○鄉○薦○時○皆○少○壯○意○氣○豪○宕○睥○睨○一○世○  
乙○未○歲○別○於○京○邸○各○宦○一○方○南○北○異○地○不○相○通○問○者○十○有○

六○年○忽○把○臂○富○沙○問○無○恙○外○摘○園○蔬○共○飽○余○自○悲○白○髮○漸○  
長○而○雪○山○已○皤○然○一○老○翁○各○述○分○袂○後○所○遇○艱○險○變○故○皆○  
咄○咄○怪○事○相○視○嘆○惋○久○之○既○而○出○所○訂○感○應○篇○示○余○索○序○  
余○讀○之○瞿○然○起○曰○感○應○之○理○太○上○言○之○詳○矣○古○今○傳○誦○者○  
闡○發○亦○不○一○而○足○矣○但○念○人○之○所○以○甘○於○自○棄○者○不○知○日○  
前○種○種○利○害○皆○是○幻○夢○可○以○冷○眼○覷○破○如○吾○兩○人○今○日○聚○  
首○於○此○彼○十○六○年○中○艱○險○變○故○之○迹○尚○有○存○焉○者○乎○且○前○  
此○少○壯○時○豪○宕○睥○睨○之○况○亦○微○有○存○焉○者○乎○不○寧○唯○是○卽○  
後○此○何○等○歲○月○何○等○閱○歷○復○能○一○一○預○期○令○其○常○存○者○乎○

凡此皆夢也。交臂而失在君子則樂爲君子，在小人則枉爲小人。卽不揆之禍福亦當驚心虛度，無以自存。况天人相與之際，又有不可誣者。耶雪山之論定是編也。蓋知身世之爲大夢，而欲以是斬進於大覺也。然余以爲行持是編必先從事於忠孝節義，立其大德，而後充其類。以及於細行，亦不可以此責報。若棄大德而徒矜細行，本不足感。何以爲應及其無應，又輒拂然中阻，則是行持之時爲善之心，已不勝其計利之心。直欲以一己之私與天爲市也。其罪尤甚於矯誣矣。太上之意必斬其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在在歡喜，在在勸化。注不滿而酌不竭，與天地合其德。則大感大應，小感小應。卽感卽應，無感無應，是謂之大覺。

### 重修族譜序

吾家譜牒至司空公已五修矣。余先大父義助成書崇禎癸酉復經續補一次。計歷今又四十稔矣。本朝鼎革以來兵燹頻仍，原刻藏板厄於回祿，而子孫復多播遷散處，消長不一。若復數年，則舊譜銷沉之後，無從稽輯。是祖宗數百年收族之盛舉，至吾身而忽隳也。某滋慙焉。癸丑春詣濂江拜祭宗祠，因與二三族長商確捐貲爲倡，將原刻舊

本先行重鉞凡應增入新丁屬之各房分董其事彙送從  
兄道耿綜覈道耿兄老成端慤爲吾族之望力任厥事攷  
據精詳可謂克承先志矣書成屬某爲序某深慙弗類遏  
佚是虞第思先世修明譜牒之意不特開列世系以別於  
行道之人蓋欲萃合同氣使知吾族衆人之身皆祖宗一  
人之身諄諄訓勉其詞具在可謂至矣盡矣乃世風遞降  
天倫漸薄誠有如司空公所云申申訢訢少衰於昔者不  
寧惟是甚至以小忿相傾軋煮豆燃箕且數數然也如是  
反不如行道之人猶可相忘於嫌怨其所以貽祖宗之憂

者不旣大乎某願後人皆以祖宗之心爲心恪守先世諸  
公訓勉之詞仰追申申訢訢之盛則葛藟能庇本根根茂  
者其實遂將來必有代興及先世諸公踵武正未有窮矣  
從子振之垂之持之摭拾校讐均有成勞併書及之

### 洪氏族譜序

甬上洪子暉吉輯成家譜而問序於余其尊祖敬宗收族  
之意已有先余而言之者余思譜例有近於史之年表世  
家惟右族始有之然以子孫追載其所自出止當列其世  
代諱字生卒娶葬及仕者之官爵封謚與史氏兼書美惡

不同所貴者惟詳與慎耳。攷朱紫陽譜系遠溯自顛項而下。纖悉畢覈無中斷者。乃狄武襄不敢附梁公之裔。蹇義不知去蹇叔幾世。蓋惟學之博者故能詳。惟擇之精者故能慎。是亦史氏記事之法也。洪子學博而精。有一代良史才。所輯家譜自宋忠宣公以來迄今五百餘年中。子孫世次條分縷析。較若列眉。可謂詳矣。若夫忠宣公以前以及分隸他郡邑諸派。則疑以傳疑。不復蒐入。又何其慎也。非卽以史氏記事之法而通之於譜例者乎。抑余聞之昔文文山謂蔡京子孫多慚京所爲。自詭爲蔡君謨後。然則先

世有忠義焜耀國史者。不可謂非子孫之幸。其子孫尤不可不知所以自勉。今洪子是譜有忠宣公冠於編首。且踵武代興顯於當時。不一而足。庶後世觀覽者咸兢兢然求其無忝厥祖。不待於旣失後。別作蘇氏亭記刻石以示儆。其有關於家訓匪小也。此亦史氏所謂指意深遠者歟。

賀武平衛邑令左遷序 丙寅

凡物有可用者謂之材。材者所以爲器也。司馬子長稱蒙莊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蒙莊常以櫟社商丘白額亢鼻自况。似乎安於不材。以不用爲用之大者矣。然其自言

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此乃大德不官大道不器非  
可以小用自見所謂道德之鄉是也韓城衛雲石使君積  
學有年喜蒙莊而浸淫乎道德辛丑通籍以來司鐸於漢  
中南鄭寧夏間歷二十稔始宰吾汀武平不龜手之藥而  
久以泝泮統爲事其用小矣越三年又以殿最左遷不能  
究其大用非猶五石之瓢憂其瓠落而培之耶時論惜之  
使君驟然笑曰今人有才動以擢爲榮我以無才降矣孰  
能以不才榮降爲我賀者卽知我者也其門下士雷生知  
余客杭重趼授簡余作而嘆曰今日仕宦非浸淫乎道德

者必不能爲此言矣夫仕宦雖以有才爲貴然在今日不  
必患其才少而正苦其才多才少但不能盡其職之所當  
爲才多則於所職之外將無所不爲其賤行有不可以告  
妻子也其忍心有不可以慰幽獨也其私意邪營有不可  
以對天地鬼神也乃復強顏自解曰時勢使然吾亦非出  
於得已也此所謂良有司往往僥倖通顯誇耀庸夫愚婦  
耳目以爲一時之榮者也然自有道德者視之不過如癰  
瘕之車腐鼠之嚇豕蝨之鬣睡龍之珠易所謂旣辱且危  
可哀孰甚若夫董宣擊楹范滂投板陽城署考易于挽舟

道在○必行○寵辱○無與○此則○千百○世之○真榮○其自○命也○遠矣○  
茲○使○君○以○方○柄○入○鑿○其○不○能○以○武○平○爲○畏○壘○已○見○及○此○昔○  
晉○叔○向○以○貧○賀○韓○宣○柳○子○厚○以○火○賀○參○元○似○皆○出○於○常○情○  
之○外○而○不○知○其○立○言○實○權○衡○於○輕○重○之○數○志○道○德○者○忘○功○  
名○志○功○名○者○忘○富○貴○使○君○今○日○權○衡○於○輕○重○之○數○亦○自○知○  
必○當○受○賀○不○待○余○再○爲○較○量○寬○譬○也○余○曩○理○新○安○亦○常○執○  
不○材○鄙○見○與○大○吏○忤○屢○陷○於○阨○因○念○齊○得○喪○忘○是○非○之○旨○  
莫○過○於○蒙○莊○取○而○表○章○之○以○俟○知○已○不○圖○謬○爲○使○君○許○可○  
神○交○者○十○有○七○年○是○使○君○於○斯○道○已○浩○然○有○得○今○余○爲○東

西○南○北○之○人○儻○得○邂逅○稠○人○中○以○使○君○特○識○必○能○辨○醜○蔑○  
於○堂○前○覓○孟○嘉○於○坐○次○然○後○揚○摧○蒙○莊○處○於○材○不○材○之○意○  
相○與○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梁○麗○殊○器○大○用○小○用○俱○可○置○  
之○勿○論○此○時○使○君○知○余○亦○猶○余○之○知○使○君○可○以○交○相○賀○也○  
已○

### 烏青文獻序

名○地○猶○名○人○也○李○青○蓮○產○於○蜀○其○上○韓○荆○州○書○則○云○隴○西○  
布○衣○而○杜○少○陵○又○云○我○與○山○東○李○白○好○至○流○夜○郎○也○少○陵○  
乃○云○南○尋○禹○穴○則○放○還○後○又○家○於○會○稽○可○知○矣○是○名○人○所○

至無定屬之地也。烏青鎮爲浙西一夫都會，壤接南省，向設有郡佐，耑轄允稱重地。第其村落四面所至，分隸諸邑，而諸邑亦以其地無定屬，俱不列入誌書。然古今名人事蹟，凡有可傳者，或見遺於國史，則載之家乘，卽家乘或有不能詳盡，亦不妨自爲年譜，其意總欲後人有所考信，不忍坐視湮沒名地，何獨不然？此張子炎貞所以有烏青文獻之作也。余客杭十期，與烏青茅子于純以世好相過從，悉其文行，有鹿門先生祖風。茲歲春仲，寓書示以炎貞所著凡例二十則，索序。余方于役維揚，夏杪始歸，染暑抱疴。

未能泚筆，抵冬復顧廬爲請，且自述世居華溪，近遷是鎮，知炎貞樹品之卓，摛文之工，爲今日第一流。余雖未親承警欬，然不知其人，觀其友則又余所寤寐願交而不可得者。每私怪兩浙爲人文區，藪而操觚家乃多擷華儷采，從事雕蟲，求其有裨實用，百無一焉。今炎貞獨能網羅舊聞，徵諸先正疏議及紀載未竟之緒，勒成一書，以補郡邑誌所未及，使將來控制機宜有所措施，風俗淳漓有所懲勸，卽其用意亦可以髣髴其爲人矣。余老矣歸里，無策炊玉燃桂於杭，計不免爲溝中之瘠。每思擇一善地，得素心人。



長夕晤對以終餘年忽讀是編輒爲神往若謂余產於閩  
邑足跡幾半天下初寓建溪繼客武林終老是鎮畢生無  
定屬之地以癡拙無能曲士效名大之曠不幾爲名地竦  
謂乎亟語于純歸告炎貞以爲何如也

### 重鋟五岳遊草序

余同年友馮公再來重鋟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郵致見  
示余得受而卒業因歎海內山川名勝皆造物所秘惜自  
大禹輶櫟所至探其險怪辨其物類而鑄爲鼎伯益復因  
之而著爲經是開闢以來第一部大文章後世雖有善遊

總不能躬歷一隅而抒寫其大畧惟是古今能文巨子又  
往往藉山川奇勝開拓心眼毋論籃輿蠟屐能盡與不能  
盡皆可卽意中所激發著爲文章跨躡百代龍威丈人所  
謂天地大文不可舒亦以此爲造物所秘惜耳非專爲登  
涉之難而言也太初先生諸作雖爲五岳寫照但其文之  
沉雄古宕逶迤參錯非以畢生精神與疊嶂層巒扶輿磅  
礴之氣相遇沐浴吞吐於寤寐間亦未必能落筆搖五岳  
若此今復得再來爲之表章重鋟垂久不致如前散佚與  
鼎沉泗水經燬秦灰同一扼腕非文章有神獨往獨來於

兩間必不容磨滅者乎。再來以詩文鉅手所著如滇攷及見聞隨筆。天台記贊石刻博綜山川人物皆可傳之無窮。與太初先生宜其後先輝映。讀書人卽著書人。又非偶然也。余與再來生年同而嗜學亦同。今老而抱疴。又無不同計。自茲以往。皆未必復從事於筇杖爲太初先生之續。使造物不能秘惜。猶幸得讀是書。以當宗少文臥遊。亦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至於文章一道。再來尚有餘勇。可賈乎。余也。請從而後也。

送方翊霄貢入京師序

余始得交莆陽方子翊霄也。見其甫弱冠。卽工文辭。嘗語人曰。此虎子未長。有食牛之氣。後不可量也。今且十餘年。而方子以明經選入國學。倣裝北上。訪余於武林客舍。讀其文辭。益進。余欣然謂。聖天子方右文。持此以往。其得大用於世無疑也。因以爲賀。方子顧余曰。仁者贈人以言。先生獨無以爲教乎。余曰。子行矣。此出處之始也。不可不重古之人。難進易退。所以養廉恥也。三代以下。齷齪者。不必論。以韓退之。泰山北斗之譽。余讀其上宰相三書。輒索然爲之氣短。蓋以人事君者。宰相之常職。銜鬻干進者。士

類之醜行若狄梁公不以桃李自私王子明惜張師德兩  
及其門使得見韓公是書韓公反不見重矣不宜以三書  
不報爲當年宰相罪也今國家用人悉由資格無藉汲引  
然出處之始不可不存是意故急於求售則必習爲媿媿  
之行苟知廉恥當養則必安於正直之常是二者雖始於  
一人之身其後乃流而爲風俗方子其擇而處之俾余所  
謂後不可量者非但文辭將不一賀而已也遂書以爲贈

送王赤抒貢入京師序

錢唐王子赤抒以文行著於鄉今貢入京師此待用於天

下之始也天下與一鄉異然余卽以王子之文行卜之而  
知王子異日用諸天下亦猶是一鄉何也王子學無不闕  
而歆然若有不自足之意誠有見於天下之事業皆非人  
所能遽盡推此意也以無盡之心歷無盡之途任事在骨  
力而意氣不與焉應物在寧澹而聰明不與焉若其中苑  
枯得喪本不可以力致君子未必不福小人未必不禍古  
今士大夫往往出處判若兩人者大抵爲大直若誦道固  
委蛇二語所誤王子平日揣摩亦念及數十年來民生之  
所以財殫力痛者何故乎士人之所以廉恥相冒者何故

乎此皆自誤以誤天下者爲之矣。余老不能用於時亦無以益王子。王子但推其平日之素秩無崇卑。出身加民之責。於是爲始。當爲世道幸。非特爲王子幸。故於其行也不以頌而以規。

送徐我剛遊蜀序

語云江山多勝遊。以其奇險處。紆曲變化。可爲文章一助。故謂之勝。非但取其足供登眺已也。海內山川稱奇險者。莫如蠶叢路上。李供奉生青蓮鄉。杜工部客夔州城。因知山川本爲天地至文。其奇險處。雖有窮工極巧。亦不知何

以施設若此。而文人心胸。紆曲變化。如羊腸鳥道。疊嶂驚瀾。偶有觸發。便成絕調。亦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西泠徐子我剛爲世臣先生季子。余少讀世臣先生之文。近與定交於天竺蘭若。爲儒爲釋。一龍一蛇。其文心變化。大約與其爲人相類。我剛日聆庭訓。善於詩古文詞。茲有蜀遊誌別之作。白雲落日。一往情深。而親識能詩者。亦各有所贈。夫人生既有異於鹿豕。弗獲常聚。縱不能爲若士之汗漫遊。亦當效司馬子長。歷遊名山大川。探奇涉險。據其幽思。作爲文章。如觀海水而得琴之精。觀鬪蛇而得書之理。觀

舞劍而得畫之神。要知李杜之光芒萬丈。斷非矻矻一編。長作蠹魚。別無所觸發。而能爾也。余當俟我剛。他年歸里。率贈言諸親識。胙其遊篋。而讀其新篇。卽謂其紆曲變化。爲天地至文。在是焉可也。垂橐而往。捆載而歸。其所獲寧有如此者乎。我剛其行矣。

義興周貞女序

稱女德者。動言貞烈。然感慨捐生。出於一時奮激。未暇轉計。一死已矣。若終其身於嫠居。苦節弗渝。安之若素。無有悔焉。誠未易言也。至於以未婚之女。聞夫早殞。誓死無二。

則又其難之尤者。余同年友義興徐君竹逸。爲余道其同里貞女周氏行實。甚悉。竊心異之。夫婦人以夫爲天。不幸中道棄捐。稱未亡人。或以倡隨日久。情無可解。而有所不忍。或以從一而終。禮無可逃。而有所不敢。若周氏者。以禮言之。則未爲胡門一日之婦也。以情言之。則未偕胡生一日之歡也。毋論世俗卽雅知自好者。以父母之命。別受委禽。亦未嘗有詭於正。乃其臨尸擗踊也如此。撫柩依戀也如此。辭父母而事舅姑。克勤罔怠也。又如此。計自茲以往。花晨月夕。苦雨淒風。無非悲悼。揆其堅忍之心。荼苦之志。

惟見天壤間有犂然不可刊之名義方寸內有確然不可奪之性情較之一死殉夫者殆有千死萬死而無所顧惜焉昔夷齊讓國端木氏猶推及怨悔夫子謂其求仁得仁世人以女德必蓋棺論定余獨謂可以決之生前者以其求仁得仁也周氏其女中之夷齊矣嗚呼大義不明門內之誼寢薄嘗有夫歿未寒卽圖改事甚而夫生貧困悔不終婚者比比也聞周氏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仁和孝女沈氏序

或曰仁和沈氏孝於其母而死以刲肱正乎林子曰取其

意可矣。攷刲肱之孝不見經傳卽國家亦未列入旌典而世俗婦女往往有行之者相傳以爲告神剜肉作羹而進可邀神祐而愈親疾雖其中或效或不效亦鮮有因而致死者大抵操刀引割之後適取良藥傳創裹之以帛月餘平復如常沈氏之死以其血潰不止必有失計於此而余以爲其意可取者正不外此也蓋人子之事親所當盡者不在其事在其意世俗之刲肱也何嘗不憂其親之病而痛其親之危但當裂膚負痛之時稍稍有自惜之意參涉其間則未免有遲迴却顧冀得兩全之慮乃沈氏之聞母

疾也告歸寧侍湯藥惟以父老弟幼爲憂及病瀕於危醫  
言不起情迫矣可柰何操刀引割之際以爲可以無身必  
不可以無母止知有母之病茫不知有身之傷所以急於  
成羹不遑治創此其意可質之天地鬼神而無媿反之屋  
漏衾影而不欺絕不參涉第二念於胸中有遲迴却顧之  
慮者也嗟乎沈氏乃旣嫁之女耳女旣嫁爲父母服降服  
禮已從殺長違膝下以夫家爲歸情又漸疎兼以世風媮  
薄有無休戚漠不相知卽聞親喪或不得已登門素服噉  
噉然作數聲無淚之哭適歸歡笑無異平日自以爲情文

兩盡者何可勝數廼有篤於所生忘其身以成其孝如沈  
氏者豈易得乎鬻拳之忠申生之仁鮑焦之介尾生之信  
皆各行其意爲衰世中必不可少之事誠不能以經文國  
典而例論之也或曰死孝可矣如棄其夫何曰以其夫爲  
孝女之夫遺之不旣多乎或曰必捐身爲孝孝其難矣曰  
孝庸德也師其意不必師其事

### 新安孝烈王葉序

新安女德大有類於吾閩吾閩三十年來嘗有兵火中遇  
寇不污視死如飴者亦有夫歿無嗣竭產營葬受親屬生

奠○自○殺○於○塋○側○者○余○嘗○悲○其○志○以○聞○見○未○周○弗○克○傳○其○軼○事○爲○恨○嗣○理○新○安○見○諸○邑○具○報○以○身○殉○夫○屏○食○而○絕○者○歲○亦○不○乏○按○記○烈○女○與○忠○臣○並○稱○云○不○更○所○事○而○已○未○嘗○律○以○必○死○但○值○勢○有○所○逼○事○在○俄○頃○不○得○不○爲○完○節○而○捐○生○若○稍○可○以○自○遂○其○貞○則○柏○舟○黃○鵠○之○風○俱○在○宜○若○可○述○然○必○慨○然○以○死○爲○殉○義○不○反○顧○者○非○樂○爲○過○高○之○行○揆○其○志○皆○有○大○不○得○已○於○此○也○孝○烈○王○葉○爲○新○安○舊○族○以○愆○恩○其○夫○遠○商○客○死○西○粵○計○至○哭○奠○畢○卽○絕○粒○旬○有○四○日○而○殞○余○讀○其○傳○暨○其○翁○所○著○告○哀○詩○深○歎○其○從○容○就○義○確○然○不○奪○

志○何○決○也○夫○婦○道○以○相○夫○爲○賢○而○子○道○以○悅○親○爲○孝○葉○固○聞○之○熟○矣○王○生○以○服○賈○喪○貲○之○故○不○得○於○親○勢○難○負○罪○而○家○食○但○當○空○閨○獨○處○之○後○其○所○以○勤○治○女○紅○爲○高○堂○甘○脆○之○奉○者○何○爲○乎○其○所○以○窮○乏○自○安○無○晨○炊○勿○繼○之○戚○者○何○爲○乎○蓋○深○痛○前○此○東○隅○之○失○不○可○復○追○庶○幾○待○茲○再○舉○之○獲○藉○手○以○博○二○人○之○歡○爲○補○過○之○地○而○今○已○矣○伊○誰○使○之○子○不○難○一○死○謝○生○親○於○家○中○婦○敢○惜○一○死○謝○亡○夫○於○地○下○天○壤○之○間○何○以○自○容○此○句○有○四○日○之○內○熟○思○審○處○若○勢○有○所○逼○必○不○能○借○柏○舟○黃○鵠○之○風○以○寬○其○責○者○也○嗚○呼○世○人○



所難祇此一死耳。葉以巾幗之見明而且決如此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矣。然余又因知礪行之人雖出天性亦由於有所矜式而成。故國家養士數百年始得忠臣。一日之報新安閩訓之肅不下吾閩。福唐其所以致茲烈者端非無自。余既樂道葉而序之。將博綜羣烈遺事勒成一書。俟採風者颺言於朝。昭垂史冊。以爲女德之勸而終歎吾閩山陬水滄中諸如此類名湮滅而不稱者亦何可勝惜哉。

建陽游節母序

宋理學廬山游先生之後有隱君子曰子六氏世居書林。

學無不窺。尤精於天象律曆薦辟皆弗就以孝養聞於時。所與交皆當世賢豪長者云。余甫至建溪卽稔其名。讀其書閱肆無方罔不根極理要。旣而晤於榕城書肆見其虛緣而葆真澹然自得。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蓋有道者也。余爲之心醉焉。茲判袂三載寓書通問間以其母周太君行畧一冊郵致見示其中諸名公傳誄甚悉。因知子六呻吟裘氏得成其所學若此皆太君平日有以詔之也。太君稱未亡人五十年家徒四壁凡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事指拮據擘畫極人世未有之艱辛。婦道母儀亦極人世未有之。

曲盡諸名公已有言之誠無待於余言者惟是世人當窮  
阨無聊之日課子誦讀動期其致身通顯可以仰首吐氣  
誇耀里閭至語以聖賢埋學則以爲迂且誕常情皆然巾  
幘尤甚乃太君之所以詔子六者不期其能貴而期其能  
賢不期其增光里閭而期其克紹家學以故子六得以篤  
志礪行探抉天人奧突亦不忍一日輟定省以就功名其  
定力卓識毋論巾幘卽人世中鬚眉男子有不當聞之而  
汗下者乎今天下知有子六之學莫不知有太君之教是  
太君之令名殆與斷織畫荻者並垂於無窮而前此五十

年中荼苦艱貞悉於此焉取償雖使子六得爲卿相於一  
時在今日萬家之守惟牛之饗余以爲終不以彼易此也  
夫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孝之大也以母之慈子之孝相與  
有成如子六之於太君者廡山先生之學其可以弗墜也  
夫

挹奎樓選稿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序

人文大觀序

壬子

世人論文謂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信也○後此者無傳文矣○  
余以為一代之文○不必相師○其傳者則存乎其人○  
苟非其人○雖其文可喜○不足傳也○有明三百年中人材輩

出其爲文亦各成一家。猶粗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乃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定論乎。越中陳君海士。深心嗜古。手眼獨別。與伯氏德隅。有人文大觀之選。邑令梁君琴洲。貽余一編。其中非理學名儒。則忠節正士。非經濟碩輔。則倣儻高人。計三百年中。其爲人不數。爲文亦不數。惟因其人而登其文。因其文而益著其人。謂之大觀。洵大觀也。茲又續集二卷。皆明季鉅公之筆。一代之文。無復有遺珠之憾。梁君屬余序其首。余惟梁君詩文閎博。與海士伍。其所欣賞。何容致贊一詞。第思三百年來。著作家誰不翹然自

負以古人爲期。厥後銷沉散佚。不可勝數。獨留此區區者。與後人心眼相遭。其精神不可磨滅。斷非從事於詞華所致。在作者不必相師。而讀者亦不必指其某爲漢。某爲唐。某爲宋。千百年中。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今文短篇序

乙丑

諸子虎男。古文詞巨手。余初抵西泠。卽聆其才名。先是虎男客楚。與余友阮洛敘驩甚。洛敘常齒及余。是余與虎男當未覲面之先。彼此皆有一好友往來於胸臆中矣。茲春余方謀國朝名文之選。哀輯未就。而虎男適旋杭。枉顧

各述其傾慕之私。既而虎男自言集得今文短篇若干卷。欲携入燕趙。梓行問世。余謂髯蘇論文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初不以篇之長短爲限。但文取達意。若短而能該。尤爲難事。因思古詩中如彈歌八字。能讀作四語。諧成兩韻。摹寫四事。躍躍欲出。是爲古今短篇鼻祖。次則考工記檀弓。往往以一二語勝人。數十百言。且具有游衍之致。絕無促狹之迹。當爲不祧大宗。再降而爲公穀二傳。簡切婉暢。無俟費辭。謂可配食廟中無疑。至於世說以要言不煩。耐人長思。列入兩廡。亦頗無媿。若本無長才。徒期於

短寥寥數語。而意味索然。則皆坐之門外已耳。意虎男以古文詞巨手。必有見於此者。越數日。虎男出所選二冊示余。屬序。余讀之。皆名論。不刊且尺幅中恢恢乎其有餘地。余益服虎男所見之卓。爲此必傳之業。果不出余意所期。私幸前此傾慕之殷。非偶然矣。今虎男且爲燕趙之行計。前後屐跡所及。當如司馬子長以海內之名山大川。增益文章氣勢。其遊橐中儲蓄疑不止此。端必有排山倒海。雄文滔滔千萬言不竭者。留爲有待。或以示余共襄國朝名文選事。固所大願也。於其遄行。書以問之。

王人岳大司農十三藝序

大司農山左王公之節制閩浙也。官弁軍民胥食其德。余以閩人而客於浙。既爲公之部民。且嚮讀公制藝。冀一望見顏色者三十餘年。而公今日行事皆卓卓可師法。尤嚮往焉。然余寓浙十二年。啟門誦讀屏跡公庭。雖丞尉散員亦無半面之識。適公自閩蒞浙。覽余所著。詢之在位諸公。皆茫然不知置對。時余抱疴日久。且有傳余已化爲異物者。夫凌雲之賦。若無楊得意。亦僅以不得同時一語置之。理有固然。况其下此者乎。洎公擢大司農。瀕行之際。余亟

推枕起曰。公行矣。景星慶雲。恐不及快覩。有幸三十餘年私願。遂力疾投刺。而公始識余之猶生。欣然減騶顧廬。促席移晷。俾余聞所未聞。且於稠人中。謬加以國士之目。不但知余爲文。併知余爲人。余竊自惟在浙十二年中。不能一得之於丞尉。而今顧得之於公。隋珠按劍。馬骨售金。士訕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類如此。本無足怪。但公以特達之識。吐握之誠。忘分下交。不資先容。於左右當令海內孤芳。自好義不苟合之士。聞聲景慕。操短篲以待門庭。冀得望見顏色。斷一言以自廣。是推轂者。非浮慕之文。請謁者。

非○干○澤○之○私○相○與○重○德○義○扶○廉○恥○庶○幾○古○道○或○不○至○於○終○  
絕○非○徒○矜○爲○一○時○盛○事○已○也○公○既○北○行○復○郵○致○舊○著○十○三○  
藝○屬○余○點○次○皆○陸○離○瑰○瑋○而○其○中○忠○君○愛○國○立○身○持○已○之○  
說○悉○與○今○日○行○事○卓○卓○可○師○法○者○脗○合○昔○范○希○文○作○萬○言○  
書○以○遺○宰○相○及○爲○執○政○皆○本○是○書○而○行○之○乃○知○公○不○輕○立○  
言○而○是○編○爲○今○日○得○行○其○道○之○券○不○可○僅○作○制○藝○觀○矣○亟○  
爲○傳○之○海○內○使○讀○者○知○公○之○爲○文○卽○知○公○之○爲○人○且○爲○余○  
私○幸○得○一○代○大○賢○以○爲○依○歸○學○雖○固○陋○猶○可○勉○所○未○至○窮○  
達○不○必○論○也○

志壑堂後集序

丁卯

余○與○豹○岳○唐○先○生○定○交○於○吳○山○也○逮○今○八○年○矣○先○生○古○貌○  
古○心○與○人○交○無○世○俗○偃○僂○嚙○沓○之○習○每○相○過○論○文○彼○此○迭○  
供○脫○粟○忘○其○爲○賓○主○余○嘗○謂○君○子○之○交○曰○淡○故○南○村○之○心○  
曰○素○在○今○日○求○之○不○易○得○者○而○忽○得○之○私○以○自○慰○以○故○先○  
生○所○著○志○壑○堂○詩○文○皆○爲○較○訂○授○梓○公○諸○海○內○及○先○生○東○  
歸○余○以○交○道○難○言○桂○門○掃○軌○惟○日○與○古○人○相○晤○對○詮○釋○問○  
世○然○當○風○雨○鷄○鳴○篝○燈○掩○卷○之○餘○輒○有○一○唐○先○生○從○三○千○  
里○外○往○來○於○胸○臆○間○而○先○生○凡○寓○書○到○杭○亦○未○嘗○不○及○余○

或有所著又未嘗靳不余示也且語余曰三千里外有此  
一二人以此事相商推不知海內尚有何人先生以曠世  
逸才氣蓋天下乃獨不予棄謬引劇切卽舉世無一知己  
余亦可以不恨矣茲復郵致所著後集其詩文洋纒閱肆  
如萬頃波不可狎視誠前集之後勁而填詞則與杭友吳  
子寶崖更相倡和旗鼓相當寶崖士林僑胥英年積學余  
向所心折者益服先生有知人之明焉夫文章之理寸心  
獨造知己之日畢世難期斷非世俗僂僂嗜沓輩所能與  
昔韓退之謂孟東野願化爲雲龍上下四方相逐亦見其

以此事相商推舍一二知己外不常有也今先生爲人爲  
文皆當於古人中求之余欲爲上下四方之逐雖知奔逸  
絕塵瞠乎其後然舍先生而別求所爲雲龍則又余所不  
屑何者余與先生所以交好無間惟其淡也惟其素也性  
情相近有不可強非徒以文求之於外也

南沙文集序

甲戌

文爲氣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氣而後有不可一世之文  
蓋以其養之有素卓然自命不爲寵辱是非所播奪因得  
殫畢生之力與古爲徒及取於心而注於手一種不可遏



抑之氣覺置身一世之上俯仰千百年間有不必斤斤於  
陳迹以故文如其人爲必傳之業非從外得也臨海洪虞  
隣先生早歲以魏科歷任吾閩監司曾視臬篆嚴氣正性  
如岳立不可撼迄今士民猶能傳道之未及中身卽超然  
有南村洛下之志窮年註述爲海內誦法者數十年如一  
日余向讀先生制藝且沐治化心折日久迨寓武林欣挹  
光霽雖累歲抱疴以晝接之勞爲戒但每與先生促席則  
窮日而不知倦因得受所著南沙文集而卒業焉余反覆  
玩味竊見其無體不備無格不創取材極博造語必精古

奧幽奇陸離變幻而抽思寄意都不從人間來欲求一語  
摹倣爲漢魏唐宋優孟則絕不可得非具有不可一世之  
氣安能爲此不可一世之文於以布之海內傳之無窮有  
必然者余性癡拙自好雖於當代名人靡不與交然其中  
或有以勢利相傾依阿取容賤態則避之惟恐不速故有  
斥余爲迂悲余爲執訕余爲怪妄而先生獨能諒余交久  
彌篤古今知己亦皆從不可一世中求之茲當屬序又烏  
能已於言乎夫文以人重古今操觚家不可數計而得傳  
者必特立獨行之士苟其人不足稱卽幸有文可傳取而

讀者第見其言行相違奄奄氣盡勢必廢卷而唾之反不  
如不傳之爲愈也請觀斯世尚復有如先生其人者乎海  
內之士或有舉先生之文爲問者余當正告之曰且讀盡  
先生之書養成先生之氣然後再讀先生之文

荆南墨農全集序

癸亥

義興徐君竹逸以所爲文質余於西湖卓然爲大家之言  
賦則綺麗罕匹詞則道婉多風皆可傳者因屬余曰子爲  
我序之余嘗謂文章一道作者識者誠未易言最幸如爲  
大人子虛見賞於人主其次則自銜爲碑文受名宰相一

字三縑之償又其次則持鬻外國使者每篇輒百金最下  
則流播艷姬歌口決賭爲樂雖所爲識者不同要不可謂  
非作者知己也若與當世之人漠然無所遭直待之千百  
年後表章揚摧而作者已往又不及見其事爲可慰且自  
有文章以來自命爲一代匠石者何限不數年悉與秋草  
春花同歸萎棄則千百年後又有不可知者焉嗟乎丈夫  
生當斯世何事不可爲顧乃矻矻窮年劇心擢肝以冀命  
於幸不幸之數微倖於不可知之待豈非挾術之至疎然  
而不能自己者天也故古今文人其始皆天之棄人方其

抱李樓選和 卷之三  
棄也顛躓困阨中無可措意往往有疑而問天急而呼天窮而怨天甚至無可如何反強顏自解以爲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偶然大約從不堪告人之處抒其無聊不平之思爲歌爲哭如鬼神變幻風雨飄忽莫可端倪因而揣摩日久掩抑停蓄刻劃自然各體無不臻極其所以榮當身而垂後世者天卽以棄之者收之矣竹逸與余同年釋褐同官郡理且同學爲古文詞茲追計二十餘稔中竹逸奔命萬里荒徼罷歸爲老農鬱鬱場圃余雖獲理近郡奇禍頻仍家園且沒於烽火至求歸爲老農亦不可得是余與竹

逸皆不得謂非天之所棄而余尤甚然鄙性難馴間有所作多涉於淋漓慟哭感憤嫚罵不堪示人無論傳後而竹逸之文漸近自然各體無不臻極其在當身後世皆可自決不必聽命於幸不幸之數微倖於不可知之待者也天將以久棄而收之若余則恐終棄而不復收也余滋戚矣

健松齋全集序

丙寅

記余曩歲客富沙方子渭仁遊閩過訪時已識其爲人越十年余以閩變蒙難後携孥客杭渭仁方應宏博之選載筆史館余於同年友毛子會侯旅寓得讀其所著健松齋

集又識其爲文。旣而渭仁自燕寓書以新著數十首見示。余矜有獨得藏爲枕秘。又數年渭仁兩晤余於杭邸握手傾倒有浩浩落落之概。余因歎其文如其人。立言蓋有本也。茲當全集告成屬序。余雖自惟詹詹小言不足取重於世。獨念文本乎情而其力足以赴之。又存乎學凡所以爲此者亦極難耳。今搯觚家往往執古人陳迹銖兩求合皆非胸中本所欲吐及慘澹營度間意有所至反不能達之以詞搦筆作嗚嗚聲將書復止。卒割愛棄去。於是乎不得已以佞屈爲古以荒誕爲奇以擗拾爲博。冀塗庸人耳目。

自三代秦漢以來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未有不隨荒煙野蔓凋零磨滅。此無他學未至也。渭仁以數十年積學其於古人之文罔拘陳迹。沉浸含咀自爲一家。凡胸中斲有所欲吐卽振筆直遂以追兔起鶻落於未逝之頃。靡不曲折立赴。是其文之至者皆其情之至。故不期於古而自古。不期於奇而自奇。不期於博而自博。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蓋謂此矣。持此用之國家而天祿石渠旣藉以爲重。則傳之海內而雕龍繡虎必奉以爲型。舉可知也。雖然古人之立言不朽必有其本。渭仁以浩浩落落之意抒而爲文。

卽澹宕變幻中其大旨總不詭於正是又得古人立言之  
本尤搯觚家所難者余所謂文如其人在善讀者自得之  
若僅謂其文能不朽猶未知渭仁者也

安序堂文鈔序

丙寅

司馬子長爲文雄宕洗洋踰百代而柳柳州獨取其潔  
蓋以鑛銷而爲金璞治而爲玉糲春而爲槩爲精無幾微  
雜糅焉此潔之說也文品之至貴者其始亦有冶鑄雕琢  
之勞春揄簸蹂之力簡練揣摩甚至窮年累月不能作一  
二語然後蓄而出之可以馳驟變化如疏川決澤不待擇

地挹注此其中甘苦疾徐之數得心應手之機大約非一  
日之積矣新定毛子會侯與余同以戊戌釋褐學爲古文  
詞有年前所著松臯堂集卓然成一家言洎余入杭每相  
過促席必談所爲文卽在稠人廣坐中亦鮮旁涉他事余  
嘗歎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是之謂乎夫人生平矻矻  
諸務勢難兼及必有所棄也方有所取毛子自通籍後其  
拓落偃蹇之况頗類於余皆漠然無所動於中與人交有  
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弗克強致獨至於從事古文詞則  
夙心擢肝爲之不少懈焉其志潔故其文亦刊落鉛華迴

出塵表於以垂久傳後無疑也。茲復彙輯其安序堂近著問世皆余所論定者。其間諸體畢備格法尤嚴。卽馳驟變化中亦無不歸之於潔。是又伐毛洗髓之後。與藐姑射神人以冰雪之姿乘雲而遊。洵文品之至貴者矣。海內讀此者。能眎爲豐歲之金玉。歉歲之稻粱。且知所以幾此者。非一日之積。可以得毛子之爲文。亦可以得毛子之爲人矣。

歲寒堂存稿序

丙寅

盡人爲文也。而文之工者。殆有天焉。天不輕畀人以文。尤甚於富貴。旣得其人。必使其齟齬顛蹶。以釀其胸中不可

抑塞之氣。故發而爲文。落落自喜。若笑若哭。若怒若罵。迨曠之以歲月。縱之以含咀。閑之以羈紲。然後出之。愈約味之。彌永高者。嶽峙深者。淵渟。有不期其然而然。此爲文之極詣也。錢唐余宗鹿菴。一代高士。好倜儻大節。於學無所不窺。嗣以貧落流離。往往縱酒嫚罵。視世俗握齷。無一當其意者。坐是得狂名。益踽踽寡合。每有所著。凡平居抑鬱無聊之况。與夫推倒一世之概。皆見之於文。故其爲文。古致紛披。迴絕畦迕。余入錢唐。讀其所著。歲寒堂初集。常以陳同甫所云。文中龍虎目之。旣而過從促邴。相得甚驩。每

與肆談古今事機得失文章盛衰目睽如電鬚張如戟能  
令萬夫辟易足以徵其氣之沛然莫可抑塞矣數年以來  
乞文者踵接著作日富尤劇心擢肝慘淡經營一準諸古  
因取前集悉付祖龍僅改竄其十之二三合而顏曰存稿  
示余索序余自惟不能爲鹿菴之文安能序鹿菴獨歎世  
俗作者稍有一得輒矜詡不復求進或至老而才盡卽求  
進而力有不能今鹿菴名旣成而年旣老猶歔然不自是  
且其力又足以副之所存之文識愈卓思愈沉法愈嚴理  
愈粹無一不臻極詣以是而知淳于之醫以去其故方益

精○右○軍○之○書○以○久○於○臨○池○益○善○皆○天○之○曲○折○顛○倒○以○成○其  
必○傳○之○業○非○人○所○能○自○致○也○或○曰○鹿○菴○以○良○史○才○使○珥○筆  
於○天○祿○石○渠○必○有○可○觀○惜○其○終○老○於○此○余○謂○鹿○菴○母○論○決  
不○肯○仕○卽○令○薦○辟○就○徵○與○一○時○名○卿○鉅○公○參○討○經○史○異○同  
而○龍○性○難○馴○未○必○不○折○五○鹿○之○角○受○排○忌○以○歸○反○不○如○終  
老○於○此○猶○可○輕○世○肆○志○嗚○呼○天○不○富○貴○鹿○菴○而○文○鹿○菴○其  
知○鹿○菴○久○矣○天○祿○石○渠○之○論○當○爲○時○惜○何○必○爲○鹿○菴○惜○乎

蒿菴雜稿序

甲子

嘗讀易至否卦竊歎君子歷包承包羞之位卒能傾否而

為喜其身至危其慮至深故其功亦至鉅匪但儉德避難以圖皎皎自好而已。余同年友天台馮公再來筮仕滇南治行爲諸郡冠變亂之後羈縻荒徼三載卒能棄其帑而以全粵歸朝。天子嘉之屢擢少司寇乃再來居常歉然每執前此之不能死爲憾嗚呼死顧可易言耶。司馬遷有云智略絕人獨患無身丈夫居盛名之下不幸而際搶攘鼎沸刀俎魚肉間不容髮若念及國事爲重身名爲輕則龔勝絕粒捐生迹雖高而實無裨於漢顏常山衣緋受署迹似污而實有濟於唐以圖濟國事而權衡於去就之間

其爲志已可悲矣况當逆醜方張君闢甚遠萬一蠟書未能遽達機事或有漏言以致戕其身而及其帑爲顏常山之續余知其必視死如飴古之人所以審處於泰山鴻毛之際也。余與再來交久竊見其事親孝取友信臨財廉一門之內申申訴訴畢生大節靡不曲盡罔玷則在滇不死之故其身至危其慮至深再來雖耿然不自白余則有以深諒其心非所謂當否之時歷包承包羞之位以傾否而爲喜者乎有未易一二與俗人言矣。茲歲嗣君譽仲彙次其滇中所著問序於余余謂再來載籍極博詩文閎肆悉



臻殊絕世咸知之惟推其在滇之志如此讀者能略迹而求之亦可以得其爲人不獨詩文之足傳也

南牕文略序

庚申

世人謂古文詞非應時所急故學者鮮肆力焉予以爲勿學則已學則必求其工而工則必求其傳大抵積數十年深思苦學而爲之古人亦不難幾但工可必而傳不可必當曠代湮沒之餘無論孤行千古與唐宋諸大家鼓吹先後惟幸而遇論定者存什一於千百中以比於古今作者之林亦卓然可以表見卽有不能自傳或旁見側出於名

人之文以傳是亦傳也武林王子丹麓早歲卽謝舉子業數十年中深思苦學悉發爲古文詞凡當代作者靡不賞識結納恐後所有旁見側出於名人之文者不一而足茲以文略相質屬序皆精深博雅必傳之業更無藉後此之論定矣予向有文癖苦於才之不逮而少失之帖括壯失之簿書復苦於功之不專四十以後方知決策還山杜門作書淫所著十餘種未經詮次悉蕩然湮沒於閩變烽火之間今雖欲復爲之旣老且病又不能無江淹才盡之嘆因知古人名山之藏大是危事而異代青史之榮與當身

之窮達等。殆有命焉。予既不能自傳。幸而讀丹麓之文。爲之序。其端庶幾藉此。以爲予旁見側出之傳也。因拜命之辱。而不辭。

沈廡菴文集序

戊辰

沈子廡菴。種學績文有年。順治甲午。以鄉薦副車入雍。嗣屢試報罷。遂絕意仕進。揣摩理學大旨。兼致力詩古文詞。聲稱籍甚。余抵杭。往來無間。廡菴與余宗鹿菴相友善。故余因得併交鹿菴二人者。年與余相上下。每縱酒劇飲。鹿菴輒乘醉。嫚罵廡菴。則娓娓辯論理學。無少差失。余以爲

皆當世奇士。陶然與晨夕。留連顛倒。而不厭。茲歲正月。鹿菴歿。余聞計。往哭。悲不能已。越數月。廡菴命其弟持生平所著詩古文詞相質。且云。臥病日久。余亟趨。喧然堅執。余手弗釋。數自指其心。有欲吐而不能。卽吐之語。余知廡菴所以屬余之意。蓋有在矣。歸讀所著。見其豎義之確晰。理之精多。前人所未發。而其文之曲折酣適。又足以達其意。至於閱歷世故之語。大約得諸拂逆顛躓中。可爲後人韋弦之佩。非數十年揣摩得力。未易幾此。余又知讀其文者。或歌或泣。必當如見其人。是廡菴之精神。恒獨往獨來。

才○有○選○和○卷○之○三  
於○天○地○間○與○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作○者○千○古○猶○生○而○目  
前○之○修○短○存○亡○還○之○造○化○皆○可○以○無○餘○憾○也○嗚○呼○余○衰○矣  
資○以○待○老○者○惟○此○一○二○良○友○乃○鹿○菴○既○死○而○鹿○菴○復○臥○病  
如○此○二○人○者○與○余○年○相○上○下○也○余○亦○何○以○自○保○耶○前○既○序  
鹿○菴○而○傳○之○今○亟○序○鹿○菴○猶○幸○其○及○見○亦○以○明○余○不○負○見  
屬○之○意○若○將○來○知○余○而○傳○余○者○悠○悠○斯○世○又○不○知○當○誰○屬  
也○余○安○能○無○自○顧○而○悲○哉

南窗艸存序

辛酉

柳○柳○州○惜○韓○吏○部○不○肯○自○任○作○史○孫○樵○謂○文○章○如○面○史○才

最○難○則○有○其○才○而○復○能○自○任○者○尤○未○易○得○也○國○家○正○史○而  
外○諸○省○郡○邑○莫○不○有○誌○所○以○傳○先○型○振○風○扶○俗○其○立○言○敘  
事○總○一○史○法○吾○里○郡○邑○誌○自○明○嘉○隆○後○迄○今○百○數○十○年○未  
經○纂○修○余○生○也○晚○每○嘆○前○此○遺○老○已○盡○既○無○考○據○而○三○四  
十○年○以○來○其○間○忠○孝○節○義○在○人○耳○目○者○當○綜○覈○成○書○以○俟  
將○來○採○擇○奈○屈○於○才○之○不○逮○且○以○東○西○南○北○之○身○聞○知○勿  
周○罔○克○伸○其○志○福○唐○薛○依○南○先○生○一○代○史○才○也○抱○道○高○隱  
凡○吾○里○三○四○十○年○間○忠○孝○節○義○軼○事○有○所○聞○知○輒○爲○傳○述  
卽○其○他○所○作○序○記○及○交○遊○往○來○書○牘○亦○往○往○撫○拾○其○所○聞

知反覆揚摧誠有味其言之也其用意不可謂不勤矣夫以傳先型振風扶俗之書闕略至百數十年在位者不遑謀則吾黨之事也前此者不能詳則後人之責也浸假依南氏以所聞知孜孜不怠取而志之或吾里中又得如依南氏者數人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怠取而志之因各追記其先世所嘗道者或有傳聞異詞彼此互質勒成一書庶幾有所傳信而吾里郡誌不致以闕略浸成廢棄且可藉此附入國史垂諸無窮此余之志卽依南氏自任之心也若夫理解之精持論之正取材之博摘辭之工則韓吏部

之流亞卓然自成一家言讀其文而其人可知矣

### 容居堂集序

駢偶之文以組織華縟爲工然其意往往爲詞所掩若徒以清折勝不資攜拾又未免蹈於空疎鄙俚有乖體製廬陵自言今世所謂四六非其所好誠有見於真六朝之難非以爲雕蟲小技而薄之也雲間周子冰持賦材警敏博極羣書其所爲文自制舉莠外旁涉詩賦詞曲皆連珠瑋瑋閱肆弼彪至於書記序傳諸體大約以駢偶爲宗戊辰初夏晤余於杭邸肱橐相質余窮日夜竟讀竊見其取材

最富鍊句獨精。燉聚千狐。絲綜萬繭。波雲委屬。金石鏗鏘。無不期於達意而止。非猶今世所謂四六詞多掩意。或失之空疎鄙俚。以爲清折者。因嘆從來著作家爲才拘制。文章各體。卽有擅長不能相兼。乃冰持之詩。則居然真唐也。賦則真漢也。詞則真宋而曲則真元也。茲駢偶之文。則又真六朝如此。余相其腹笥便便。如萬頃波。隨地注瀉。所謂遇方成圭。遇圓成璧。不必求合於古。而銖兩悉稱。洵一代未易才矣。卯歲北闈。其制舉。既見賞於主司。方售而復蹶。雖負劉蕡之屈。要不可謂世無知己。他年沈瀆自投。致

身熬禁。借飛龍廐馬上佐。絲綸出其燕許鴻篇。以光邦國。而垂史籍。持此以往。裕如也。誰云雕蟲之技爲小也哉。

### 桂蔭堂文集序

余客西陵。惟以讀書求友爲務。因得交當世文章名宿。吳子寶崖。齒最少。以制菀歷試冠軍。而博通敏給。其爲詩古文詞。下筆輒立就。與余往來傾倒。尤密記。樵李曹秋嶽先生。曾謂余曰。寶崖年甚富而多才。已若此。異日所至。安能測之。在同人中。俱當讓一勝着也。余雅心折焉。歲戊辰。持所著桂蔭堂文集相質。索序。余笑曰。君方從事制菀。以應

世者也。乃能以餘閒他及。且纍纍若此乎。夫制莪雖應時。小技不可垂久。然其中有單微一路。非屏絕他營。必不能專其心思。智慮以斬合於不漏。不溢。銖兩悉稱之。定式。故世人有學制莪而工者。毋論詩古文詞。卽日用酬應間。往往不能成數行。短札譬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人。忽責其跳跟疾走。上下平陵峻坂。追逐猛獸。勢必至於偃什喘息。力盡而死耳。無他所學在此。實難兼應乎彼也。今寶崖之爲古文詞也。其辯論則排宕縱橫。而必準諸理也。其敘述則縝密詳悉。而必軌於法也。卽雜體短製。亦皆昌明疏暢。

華質適均也。不銜奇不競艷。較之有明大家。則歸太僕之流亞也。顧太僕在明三百年中。其制莪獨能垂久。與古文詞同稱大家。不相妨奪。則寶崖所學。其力無不兼應。非制莪所能拘閔者。皆以博通敏給。有出於尋常萬萬矣。然寶崖制莪。千人俱見。計應世在指顧間。非太僕晚成。可比。將來以盛年珥筆史館。其報國文章。殆非余所能測。當益服秋嶽先生之知人。此特其一鳴之先聲耳。

塔江樓文鈔序

戊辰

嗟乎。丈夫當困阨無聊時。爲白眼者視。猶涕唾。雖廉如隨。

夷俠如朱季文如班馬辯如儀秦總無可與告語反不如鄉里小兒市井駟僮擁巨貲刺齒肥乘傳而行郡國而一時庸夫愚婦奔走後先以不得親狎爲恨也然窮通命也得失時也彼富且貴者一朝金盡勢失死同卉蟻丈夫以卓犖不羈之概尚友千古不得於身必傳於後死則死耳安能低首下心向鄉里小兒市井駟僮手中丐斗升糲糲作旦夕活計耶余客杭十朞三旬九食未嘗過朱門舊識輕投一刺知今日富且貴之人必無濟貧之事惟杜門苦讀自行吾志此意惟吾家奕善知之奕善爲當世奇士喜

讀書作文屢困棘棹而其氣彌壯往往高自矜許滑稽躁率遇人無貴賤多刺說嫂罵坐是得顛名世俗銜之旁午構扇訕謗幾無虛日余嘗以靜默謙挹爲規始雖勉應旣而故態復作如隔日瘡不可遏抑蓋天性然也然好任俠爲人排難解紛雖蹈水火弗辭事成不受餽遺閩變搶攘中賴之者尤衆余繫獄十有八月三黨咸惴惴懼及至不能一唁而奕善獨陰寄餽橐且營救弗獲悲悼無已嗟乎今人側聞三黨中或致身通顯則爭先獻媚求與親狎稍失勢掉臂去之惟恐不速迨其有意外窘急反以局外

之身爲事後之論極口誡訾甚至排之擠之欲乘其危而攫其利者比比也此皆見金而不見人未死而心先死間有倖貴且富誇耀庸夫愚婦耳目在有志者視之直等諸卉蟻耳今奕善以亂後播遷流離且爲負心者反眼貧不自存而平日讀書作文之志猶不少衰茲夏爾足仙霞晤余於杭邸亦聞余客杭爲負心者攫去旅橐無以爲生彼此相持慰勞出涕旣而示以所著古文詞屬序其一往無前之氣如怒馬驚潮不可禦阻而平日困阨無聊不合流俗之况亦借題抒寫感慨淋漓文章聲價自有定論本無

藉於荒言揚推但以卓犖不羈之概高自矜許滑稽躁率畢生不易故吾未免以顛名致掩實行余獨謂非顛必不肯爲所不爲而迥然於流俗之表松節磔礪棟梁之用自在是顛名原不足爲奇士減價也不奇不顛不顛不奇張蘇州米襄陽皆以是終其身而名後世讀是集者苟知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勿爲世俗之見則文傳而人且與俱傳將目前困阨無聊莫可告語之隱亦可藉以自慰也夫

山輝堂偶集序

辛酉

考工記謂畫績之事五色相次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後人以屬辭亦命爲文章者取其氣勢相次猶畫事  
之五色耳故古人論文章云鼓氣以勢壯爲美而勢不可  
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余嘗以此意曠觀天地間山之  
勢高以水爲息水之勢下以山爲息高下相次爲天地一  
部大文章彼造物者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結撰而出謂  
之化工凡畫筆之所能傳乃其迹也周子雨文家於吳山  
之麓榜其齋曰書畫舫積書畫於其中抱膝長吟余初讀  
其詩詞迴出常蹊嗣造訪劇談見其環齋前後丘壑之勝  
悉供衽席因嘆其非得力於山水之意必不能爲此然亦

疑其得力所爲必不當止此及與登亭榭眺覽左山右江  
繚繞隱現余拍手狂叫曰此篇大文章氣勢沉雄特甚當  
收入書畫舫中作蔡中郎枕秘令尋行數墨之士一時聞  
風辟易雨文掀髯長笑旣而出其所爲山輝堂文集質余  
雖多遊戲小品然如海外異境一仞之岑一勺之波皆具  
有萬丈千里氣勢而後知余所謂當收入書畫舫者久已  
吞八九於胸中矣夫以雨文之才積學不懈今旣委身鈴  
閣且當大用於世試與之陟泰岱之巔觀滄海之大以鼓  
其文章氣勢余又知其將來珥筆於敵愾折衝之餘露布

萬言倚馬立就若夫文章有神一本諸道不事雕飾而終  
古常新是猶僧繇之龍韓幹之馬畫筆中具有化工者雨  
文有見於此亟以語余使余知愧

新安讞牘自序

丁未

人○何○不○幸○乃○爲○刑○官○日○與○奸○頑○盜○賊○相○對○舌○戰○繩○之○以○不  
情○之○律○令○往○往○得○其○情○矣○未○能○杜○其○口○卽○杜○其○口○矣○未○能  
服○其○心○怨○讟○隨○之○甚○可○畏○也○縱○令○兩○造○帖○然○弭○耳○復○懼○違  
同○官○之○成○案○拂○上○司○之○風○旨○撓○權○貴○之○請○託○是○不○幸○之○中  
又○有○不○幸○者○焉○余○理○新○安○碌○碌○無○狀○每○當○秉○讞○大○獄○深○媿

燭奸術疎惟有反覆服念不輕裁決直至罪無可疑猶汲  
汲於死中求生嚴中寓恕章句腐儒執張于徐杜陳迹抗  
顏效顰而不知時有所不可也歲庚子爲司臬檄赴白門  
會鞠失城附寇諸案纍纍千命宛轉哀號時司臬姚榕似  
省理錢湛水多所平反俱以失出伏法余幾併坐從此而  
懲羹吹壺不敢復蹈從井之愚矣古云治獄之吏皆欲人  
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以自命爲張于徐杜  
之徒驅令改轍日求合于吉羅來索邯鄲學步畫虎不成  
此有志者未嘗不惻然抱痛靦然懷慙不能一日安於其

位尤人生之大不幸也。若夫訟牒紛紜，新安劫盜多實人，命多誣俗，獷好氣事，無大小輒上聞院司，或遠控浙省，尤重在一杯丘首刺刺不休，此皆無難聽，直余一準諸理，無所於狗，雖意外之萋菲，頻與料未能擠余於死，天地鬼神實昭鑒之。計九載以來，凡經余庭訊者，率不他控，即他控亦無異斷。庶幾藉手以告無罪，非不幸中，可以私自幸乎。今放廢之餘，緡閱讞稿，散佚殘缺，十無二三。念前此一段苦心，不忍自沒，悉令謄輯，分爲三十卷，其詞以明切爲主，殊媿不文。後之覽者，能知余司刑之心，則又余之大幸也。

損齋焚餘自序

巳酉

萬山中九稔吏債，終日憂來叩門，何心復與中山君相對。雖然前于隨喁之籟，誰爲爲之地，竅使然耳。賣菜傭愁女爲巨門主家婦，蠶也織也，蠶也漿也。姑嫜斷斷，詬責惟一人。是問力不克堪，則口喃喃然，踞竈觚而不能禁，然亦正其拙也。吏之有文也，何以異是。丁未晚秋，方謀旋籍鼻間，栩栩然取九稔中所爲文稿，窮日夜縱閱之，纍纍齊屋危，蠹口彫殘，鼠牙散佚，皆往來呼應，嗾嚙之音，因覩縷大笑曰：此主家婦蠶織蠶漿一大帳簿也。今復爲賣菜傭。

抄○卷之三  
三  
愍女矣。將焉用之。悉付祖龍。一炬僅存。古文詞百餘篇。實  
奚囊以歸。合之近作。分爲十卷。額曰損齋焚餘。其文或合  
或離。如春鳥夜蟲。時鳴時止。不問音節。誰爲爲之。余亦不  
自○知○其○然○也○。今將乘溝斷餘生。與蒲團作緣。忘言養拙。毀  
筆○碎○硯○誓○不○復○爲○書○。篋中蠹魚吏債。文債總爲蕉鹿迴思。  
此區區者。何異夢中寤語。請復以一語額之。曰亦已焚竟。

吳山轂音自序

乙丑

余避亂寓杭日久。邇聞海氛削平。歲且大稔。在閩三黨爭  
致書以告曰。君胡不歸。余重違其請。今且儼裝行矣。因檢

客中所爲文。得百數十首。分爲八卷。額曰吳山轂音。以備  
遊橐中。一種土風。持歸分贈良友耳。非敢言文也。乃客有  
請轂音之說者。余不禁喟然太息曰。余生不辰。向以海氛  
頻仍。屢濱於死。罷官歸。卽遯跡建溪。不數年。又值閩變。坐  
繫乙卯二月。余夢余頭自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  
晦夜。夢頭復歸。次月王師至。得釋。戊午遊新安。有迴龍  
寺僧言。余塑有小像在寺。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  
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癢。可驗。詢其斷續年月。與余  
所夢髮髯相符。雖當年逆賊生殺之機。與余精神之感。物

類之應或有涉於怪幻不可臆解大抵失頭爲余當死之期得頭爲余再生之日此其理之易見者也入杭以來皆再生之歲月今追數之名爲耆艾陳人實則齷齪稚子耳古人稱小兒曰黃口以鳥爲喻爾雅云生哺鷦生囑雛余蒙難後無以自食仰哺於人猶鳥初生時不能自啄待哺於母以鳥爲喻則鷦類也鷦居巢輒啾啾不已其爲音也任其天然靡有倫次上之不能離離於高岡次之不能嚶嚶於喬木卽而聽焉一若悲毀室之嗥嗥一若傷集澤之磬磬一若喜歸枝之啞啞至於腐鼠之嚇有近貪鄙報春

之巧有近諛佞皆漠然其所不屑今余自惟旣無所用於世復不堪入於俗喪家羈旅冀有所託然以自知顧惜終鮮一遇此意皆見之於文又無一不與其音相類也莊子曰合喙鳴喙鳴合又曰言者有言其以爲異於鷦音者其有辨乎其無辨乎此卽余文所以名鷦音之意矣若夫鶉居穀食鳥行無彰以其能捨却一切馴幾於不死不生之至道余於當生而死當死而生一筆硯間猶不能捨如此何況其他興言及之抑安能無重慨哉

四書存稿自序

辛未

余十餘齡學爲制藝卽嗜先正諸大家傳文時當明季風氣數變始而駢偶繼而割裂終而詭異余雖不能盡屏時趨然必以講貫題旨理會題神相度題位闡發題蘊爲第一義但苦無可與語嘗撫几自奮曰文章定價寸心千古若僅粗記二三百篇爛時文影響剽竊逐隊棘樛中學做謄錄生走筆寫就縱掇上第通顯亦不過如乞兒弄猢猻扮鬼臉戲唱幾套爛熟曲子向市井駟僮手中討得百十銅錢途遇羣丐持出相誇誠可哀也人咸以爲迂嘲侮訕斥余益不顧未幾受知於督學毛直鞠先生以尅期伏地

五作補弟子員卽際國朝鼎革戊子賓興復受知於閔

中介先生錄科第一隨領鄉薦皆謂余文法脉獨真余尚

未敢自信已丑決計不上春官鍵戶平遠之麓日取先正

諸大家傳文苦心探索竊見其歛之愈約味之彌永自是

凡有所作誓不復留浮蔓片詞而且博綜五經大全關闡

濂洛諸儒語錄以叅其理縱讀左史秦漢莊列唐宋諸公

名篇以佐其氣人有問者必答曰使我再得十年讀書方

敢言文章定價壬辰乙未兩闈俛得復失余本不以爲意

惟挾所著二百餘藝遍訪海內名公求益足跡半天下罕

有所遇及抵臨清覆舟盡篋而沒因歎末俗齷齪無可與  
語乃忽見收於馮夷不可謂非世外得一知己亦不復致  
惜焉旋閩三載續著尤饒顏之曰鯁草戊戌綴附南宮方  
擬點竄問世遽膺一命司理新安案牘焦勞不得不留  
爲有待以故坊選十餘篇外所傳無幾汰冗歸里不數年  
聞變籍家復爲逆黨雜入他書蘊崇行火以供夜燎時制  
藝旣廢初復文風萎茶余又歎明季之文如人病狂於不  
當言而謬言之近日之文如人病瘵於所當言而力不能  
言總於題旨題神題位題蘊茫未問及間有一二鉅手亦

難獨力起衰余向所爲文卽令幸存無恙與其徒藏敝籠  
以果蠹腹反不如藉羣逆爲介紹上獻祝融回祿邀其一  
顧必且洞如觀火庶幾於前此馮夷之外再求得一知己  
寸心千古可以獨往獨來亦不必惓惓計及人間矣茲客  
西湖偶將註述諸書次第行世而坊人日以制藝爲請因  
於銷沉散佚之餘檢所僅存已刻未刻稿本覆加詳訂彙  
成一集內所載諸名家評語皆與題義相發明者其餘華  
袞槩不借光亦以見風氣隨時而變文章定價在題義中  
雖百世不能易也海內君子或以先正傳文爲法者有所

惠教則余數十年來求益之心亦可以少紓也夫

挹奎樓選稿卷之三終



程